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灌園集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張曾壇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灌園集卷五　　宋　呂南公　撰

七言律詩

呈知府内翰即次原韻

某頓首伏蒙知府内翰以某微時舊稿或似可觀特賜篇章過形褒借園廬有幸緗表增榮夫大聲所入蓋非俚耳之能而無言不酬是亦先民之訓謹循嚴韻特致斐吟僭瀆有

愆戰越以俟某再拜

山人何事忽伸眉新得陳王七步詩題是船齋高詠後開當寒谷帶經時仁風坐使羣心動健筆潛將暖律移硯席久荒青紫乏報酬非稱更慚遲

憂來無處寄深思也擬春秋也作詩空役肺腸添故紙有何勲烈補明時身唯蓬蓽行將老志似嵩丘永不移誰使翰林東道主肯敷餘論憫衰遲

重遊松溪偶題八句示升卿

七年前已到松溪不慮重經有此時寒苦慣爲窮進士清高長羡病禪師雲山契分輸今日香火因緣歎夙期庭栢森森秋實在向來塵想誤多疑

夢寐

偶入重城坐客堂年年風味只荒凉春花秋月各無味晚鼓曉鐘俱斷腸别恨不堪詩控引高情猶賴酒分張著書耕釣平生事夢寐西村五畒桑

送傅濟道之漳浦尉

河梁東度送征鞭屈指閩荒路二千難向解携無一語
再思重見尚三年高堂上壽今誰及白屋青衫合自憐
努力官箴莫輕墮清時無善不登延

送劉賢甫之餘干尉

太學諸生初入官綠衣新尉古餘干科場得志已容易
下邑徒勞不足難萑澤察姦行繚繞錙聽參論坐盤桓
羽儀更養文章去他日雲天見孔鸞

出蔡州

奉天橋下水湯湯橋上征人破曉光秋色稍能禁暑氣客愁終欲害離腸遭逢未入千年會窮苦猶為此日忙笑殺壺公祠畔路又隨塵土過仙鄉

奉酬純父浚都病起見寄

建康學士註魚蟲枹罕兵官策守攻此日精勤徒有得異時榮盛各成空吾能委曲謀田上君乃呻吟厭旅中故國他鄉俱未快勞生何事不齊同

奉别道先

邂逅過從兩載强詩書存問滿藜牀光榮得路誰非友道義心知獨不忘聖代君才多勉勉中年吾髮已蒼蒼牙紱自此聊停綏萬里窮山隔帝鄉

桐城與曾唐傑話别

事物無窮世路長人生聚散亦堪傷寒暄旦暮年年急塵土風波處處忙我馬欲衝梁苑雪君帆先犯楚天霜交情若是存悠久定有音書入帝鄉

宿青綏舖

兩檻中間風脚横解衣鋪簟近南榮曦光欲墮已睡熟

斗柄轉斜纔夢驚方恨此時無月色未知何處有蚊聲

塵埃惡熱明朝路會為今宵動旅情

過洪州

未定榮華與退休三年四度過洪州紅塵白日知何得

西去東歸不自由一帶好山誰舊隱百端閒事我新憂

可能石馬亭邊路見客區區到白頭

道先游仙都至李尊師故居見余早歳題贈拙

句存於屋壁輒寄四韻重相歎賞謹有賡酬

仙李枝條萬國分隴西舊望道家孫曾經二十載還往忽過七千餘曉昏人落九泉無可奈詩存古壁更休論困窮辭氣君偏愛太息南征返北轅

十月二十日過陳二表民追講昔年同學事迹慨然贈之以詩

西齋共學昔辛勤一别侵尋十四春此日科場還似夢舊時書屋已成塵文章不鬬錢財福貧病長依寂寞濱

相值酒邊當取醉大家忘却困窮身

百年

百年長短有愁煎世味如今豈足沾客路無聊貧苒苒春風相值病厭厭辭章漫與前賢並氣調終遭俗士嫌安得一廛閒散去耕桑吟醉似陶潛

曉陪内翰步至北園

曉風吹雨北園開追逐雙旌踏翠苔芍藥一欄霞上錦嫩荷千片玉流盃多年架閣游春興此日關防感物才

花不能言草成恨故應知我偶然來

次韻顯翁幽居即事

文髙只合論錢神屈膝須防望貴塵軒冕未來應有命丘園隨分亦安身山樵水釣心常逸夜坐朝耕樂更均嗟我久懐農圃計何時操耒即相親

送唐傑重過金陵

金陵春水解歸舟重到金陵恰仲秋世路已銜奔走恨風光更引别離愁支持事變何由辦歎息安閒不易求

秖有北山長好在為余頻上冶城頭

寄贈張縣丞

二年來往南豐路飽聽鄉民說縣丞剛果巳如秋漢鶚

潔清仍似玉壺氷室無姦吏縱横入門有書生旦暮登

何事廉車帷幕厚不將髙位待賢能

熈寜五年歸至舊山傷已感時作詩奉呈升卿

黄丈

幾年奔走背農桑半世歸來只感傷蛇足畫成曾失酒

古書看遍却亡羊一廛席屢何從受三徑園廬已就荒猶頼比鄰賢父老許同飛鷽賦餘糧
杉樹湖前流水遠石城街左亂山蒼灘深潭淺無由問竹秀松枯不可常物理自應隨變動道心聊欲寄存亡唯君坐占忘言境珍重詩編與酒觴

再和呈二首

五畝之園未種桑自憐疎懶致財傷稻粱只是同鷄鶩皮鞹徒勞勝犬羊敢羨穮蔉終富貴正憂郝鑒遇饑荒

遭承若值開元日何卹東南萬里糧
茂林修竹舊時鄉爭得安閒兩鬢蒼長憶樵漁有山澗
豈論勳業到旂常兒童好在今初見故舊尋來半已亡
此意不堪頻念慮便傾襟抱付深觴

再用前韻奉贈升卿三十一丈

百年此地有維桑後慶唯公免物傷早歲懿文如鸑鷟
一生純德似羔羊人推奥學追三篋自許寬巾貯八荒
冷笑村田諸父老滿胸茅塞只貲糧

好德年高富且康就中多福荷穹蒼吟哦有得能千首議論無窮只五常此日鄉閭獲矜式異時風化免銷亡嗟余欲買西隣住歳為先生祝壽觴

金陵遞中示到亨父老丈去年秋初見寄詩書捧詠無窮之意不勝私感因成四韻奉呈

郵籤初發去年書嘆息貧窮未破除乞食君方如檻虎賊糧我亦似罝居有求自恨傷生酷多難誰能處事疎同病相憂古來語此情今日好欷歔

九月一日口號奉呈顯翁文叔

九秋未盡六秋窮露冷風高爽氣雄無事日成多事過故鄉身與異鄉同心隨酒盞歸愁外眼對時花到夢中鴻鴈已南吾漸北自憐安穩愧龎公

次韻酬朱推官

上國輝光不許觀故園岑寂且閑眠無心自可齊窮達有口皆能論聖賢百本柔桑繞茅屋一陂清水灌沙田餘生飽暖聊依此豈有高風遠市廛

寄酒伴唐彦君益

門外水渠鳴漉漉屋頭桐葉落翩翩向來苦旱難尋井及此愁霖易怨天數盞舊藏真糯液一盤初爛壯牛肩故人忙迫城隍遠獨息書牀又醉眠

得鄉信

鄉信迢迢出舊山琴心先落斷絃間數行文字傳新事幾陟悲歡破客顔聞喜竹林經雪好想憐溪水逐年閒征衫有淚歸無計一夜窮魂趁夢還

過聶彥倫故宅

彥倫門外舊城墻雉堞崩銷草木荒人物已成塵土去風煙猶與歲時長綠衫科第何曾貴白髮詩書不可常平昔往還吾亦預經過此日倍凄凉

范十七司理見問歲除鰍蔬夜飲之約新春慾爽以八句答之

田泥渙爛鰍懐子圃壟肥腴菜長心僧鑊縱然忘忌諱書刀何忍屢殘淫村漁不遜財難動澍雨無端草易深

拘束學官懶復懶坐愁佳約未能尋 范君寄住北成佛屋

出都

霜風吹背出皇都大笑回頭謝酒壚楚國但聞悲棄璞魯門那復辨真儒百年風槩文終在一世光榮意已無乞得耕桑了疎野太平何害有潛夫

稚女

衣無羅綺且貧清口有詩書亦性靈論容鬚多如反冠笑爺帽破似窮伶園中果熟心先動案上盃傳眼更青

敘擬荆枝帍擬布暮年吾活正凋零

寄李居士

三月山城歎旅窮冷看豪士振澆風送花盤上春情重賣酒壚前醉魄雄鐘鼓聒眠崇佛廟綺羅爭路拜神宫此懷若向林泉説又落仙翁大笑中

奉荅顧言見寄新句二首

早年辛苦待飛翻翅折無因達九關更使襟靈憎市井足知緣分在雲山誰憐古學長無用自幸餘生且就閑

多謝鹿鳴筵上友解傳詩句慰衰顔

羡君肝膽壯難攀不猒長安出入關探穴定期收虎子採薇寧暇顧西山盱衡自慶千年運冷笑人求一日閒乃肯題詩寄空谷的於游舊有温顔

和酬道先賢良見寄新句

中林獨往寡襟期祇與耕桑治町畦遲晚識君真幸會生平於世似分擕未能捧履師黃石且欲同歌效紫溪郡閣郊園遥百里未妨懷寄屢封題

池口阻風奉寄唐傑

貴池亭下浪如山觸撥愁根阻檝間眼為故人成北望夢知鄉路數東還此生太半淪憂患萬事何時脫險艱不敢臨流更窺影便疑秋鬢已斑斑

子發移令上高

兩州三載歷參卿百里初來福囷甿無處不思逃濁暗此邦何幸得賢明後生智足料防寇凶歲財傷性命輕能為愛人忘富貴豈徒循吏有佳聲

有懐溪齋奉寄微之

溪光清媚四山稠十五年前記溥遊茆屋讀書風滿座野橋尋酒月當頭身名不分輕如夢甲歴誰令過若流此地主人相問否一廛令帶百端憂

題陶集

未讀陶詩已愛閑自從能讀轉思山烟霞合定徘徊分塵土剛侵勉强顔伊昔有人安白屋秖今何事慕青綸披蓑戴笠終當去更在規謀俛仰間

豫章城

西山東下古池隍增飾依稀問晩唐平世但嚴民莞鑰亂時曾是賊金湯春歸舊堞多芳草鳥聚荒陴正夕陽也欲登臨賦風物自憐才筆厭憂傷

曉過城隍街馬上看木芙蓉

秋來風味苦闌珊偶為繁紅駡據鞍何處更期征鴈過祇今聊作故人看三冬已至休爭氣九月將殘未覺寒自有榮華趁時節免將憔悴惜幽蘭

八月十四夜小雨

小雨遮空意未迴輕風迎夜勢初來青樓月好人何在錦帳燈寒扇自開四七功名真土芥一千期運亦烟埃會須放縱雲雷手不到人間有剩才

高賦亭二首

耳外蜩螗響切纔眼前岡麓秀環迴曦光墮地收風盡雲脚遮山送雨來長恐易成多事恨可憐難見絕塵才何由上得崐崘頂試使煩襟磊落開

事變紛紛不可防秖應人世惡憂傷高情易與時風背
遠慮空為智士忙感古有懷成戚戚就書圖活得遑遑
貧窮到處乖悰況不但他鄉異故鄉

將歸南城留別高賦亭二首

一上高亭一慘然飃流無狀見風煙林泉本是儂家分
衣食剛為此世牽流水嶺雲能自得樵歌谷響遠相連
來時秖恐禽魚笑掩斂南華第一篇

寄食官齋過一朞登臨容易此階梯四時光景非無樂

千里憂傷却自迷曠望可能舒感慨幽吟長是寫酸嘶

從今風物多清暇免被書生掩淚題

清明日再題高賦亭

二年來作旅行人節物相逢但感情彭蠡湖邊看競渡

擬陽山畔過清明游神沓默皆愁意傾耳尋常得恨聲

若有桑麻三畒地肯將高跡學蓬萍

送子發赴江州司理

溢江湛湛照闉闍廬岳蟠蟠蔭郭郭此地一官雖鬱屈

異人當日亦踟躕元規樓下隨紅旆居易祠前看白鬚

才調似君真不濁有詩無吝寄雲夫

寄范司理

郡南郡北叫呼間硯席相望聚首難笑我性靈偏忍餓

憐君風韻似無官儻來富貴能多與不朽文章倍好看

莫怪參尋頻踈緩鞋穿衣薄怯霜寒

送張司理

三年頻說獄空虛歎息賢才治有餘曉踏府塵鈴窅眇

夜吟庭月樹扶踈尚微官職人皆有已大精神衆不如努力無忘建功業充毫他日為君書

感懐奉呈純父

去年三月出京闕汴水東奔不可寛今歲此時還逆旅牡丹開盡未曾看春風秖管添鬒髮世事爭來觸肺肝傳語百憂休恣横已因泉石著南冠

次韻彦臣感懐

不得經綸輔太平枉於天地荷生成少如賈誼頻垂涕

老似樊須請學耕醉舞或將猴共勢飢吟時與蚓同聲若教眼底不識字應已脫除窮困名

過湖口

野客西來意緒勞為停征棹到亭臯湖山氣象皆清曠名利襟懷自鬱陶曉市魚多腥萬鼻晚波風健趁千艘高情未有分張處愁誦山移一兩遭

偶書所懷

鳳凰亭上倚層軒桃李分香到几筵曾與故人同一飲

試思前事已三年歌懽舊興知何在哀颸新愁祇自憐縱使春風容病跡亦貪牕下枕書眠

奉和內翰太中建昌三見梅花

三見梅花似故人楚鄉春是洛陽春蘸盃酒意枝枝重入筆詩情處處新南野幽林尋去遠西園高樹繞來頻無心草木窮山裏還解遭逢侍從臣

登滕王閣

韋君德政滿洪州去後無人更講求帝子驕奢起高閣

到今連歲為增修座中簫鼓來無定檻外帆檣過不休
惆悵幽懷誰與問水長山遠總關愁

書邊

勞佚由來命不同悠悠身事幾時窮學能愛日終無補
愁解迎春却有功千慮漫游言語外寸心常在苦辛中
故應樽酒憐顑頷會借書邊醉頰紅

風雨

春來未苦狂風雨初見雲雷氣象豪合雜忽如喬岳倒

迷冥不辨九天高林巒偃亞傳雄韻溝澗蒼茫起怒濤

花卉一空何足問且欣餘潤入耕皐

哭鄧氏女兒

東田嶂下古荒村又向荆榛占一墳寒苦到今初是了

榮枯從此更休分棺旁乳女隨遺襁膝下亡男恨白雲

共係人間酸鼻事欲言聊復淚紛紛

凄涼三十六青春歎息從人只累身内外諸門方破碎

初終兩姓却沉淪平生尚未諳奢泰已病猶能强補紉

便向夜臺逢考妣應傳同氣各邅迍

荅道先寄酒柴荆

江州雙酎到籬東快殺陶家寂寞翁田野放懐容易老篇章寫意敢言工漸生耳外燻烘熱轉覺盃間瀲灧空何必籃輿依五柳久來身世醉鄉中

己未上元宿崇相山寺

七十年華已半除新春猶復感窮途腸便酒味雖如舊眼對花枝只似無計畫但求朋次第文章知是枉功夫

滿城燈火鬧歌沸獨訪東山宿佛圖

陪道先兄游麻源輙賦二小詩

借得籃輿便出城山光門外望西行昨宵偶雨路塵少今日好風林靄輕有竹人家庭院秀避騶樵容面顔生溪田橋北駁鞍嶺猶記當年志未平

十五年前膽氣麤擬將文字換金珠科場委頓成何事耕稼辛勤落晚途累歲不曾言石磴居山空道有茅廬今朝碧澗潺湲響若不因公得聽無

永定東軒望淨土芭蕉

高叢獵獵畫簷西曾聽寒聲慘淡吹午枕有懷踈雨後夜燈無語惡風時二年成别應多恨此日凭高動所思人世不堪謀慮遠眼前容易得傷悲

過游源驛

游源驛裏壁間詩去歲經過一覽時客子面皮真鐵鑄閑人公論是霊旂有誰謔浪慵開口只我哀憐為歛眉多謝縣侯新蕩滌從今莫恨放行遲

池塘

池塘春草夏仍多更照層林發翠波到處風光長好在座中愁客奈情何眼隨高鳥尋鄉思手把閑書養睡魔誰使早蟬能觸撥新聲來與斷腸和

次韻濟道見寄

君作王官儆衆儒尚逢廊廟有爲初塵中白日雖牽逼筆下清風肯破除欲去定成賢者隱未歸嘗與俗流疎人生到處隨榮願何必江湖勝漆沮

追送城東但立談當時惜別恨緋驂一封消息難頻到千里傾思只坐諳知有才謀當奮發豈於州縣却悲惭為文尚喜多餘暇寄我新詩似渭南

過莊子祠堂堂以嵇康配坐

客過蒙城日欲曛更尋祠館拜遺真文章昔已悲衰世香火今誰望俗人諸子異端爭土苴千秋餘亂見緣因秖應叔夜輕狂輩未是先生入室賓

奉寄蕪湖征局都曹

不見銅陵唱和翁相望三度歎秋風商量難得樽罍共存問空煩簡札通驢上閬仙邀苦思草中田子建徼功明年官滿當攜手未定韓郎耳便聾

梳頭見白髮

未老先斑豈自由可憐蒲柳易驚秋不緣遷染應非俗若有梯媒必是愁老蝨縱嫌相間别素絲何害共風流塵勞興味吾諳盡肯似豪人諱白頭

黄九游河州

黄河東背賀蘭山迴望塵沙萬里寛土地久傳戎種姓人民還笑漢衣冠軍中意氣誰先得史上功名我慣看何日歸來談將畧轉吾愁面入忻懽

六月二十七日醉書普安院壁

酉尋行甫戌已見夜候顯翁朝乃來隅樹鳴蟬休聒耳滿樽浮蟻且銜盃多憂莫道無由解一醉從初不用催

題河源諸兄壁

傳語羣書未乖間只今相憶尚須迴

不見諸凡十載稀重來問事只傷悲一家未有中興地兩地皆成永感時道在莫虧清白業力微空賦鶺鴒詩吾門舊慶天如報會向層霄得桂枝

將離東洲書社留題屋壁

偶向林間寄病軀七看圓缺印蟾蜍何言霧隱南山豹只得人憐涸轍魚冉冉光陰添一夢勞勞精幹落羣書揚雄若有閒名在此地曾經寂寞居

將歸南城書內樂堂壁

野客辭鄉道轉孤秪於愁上進工夫乞衣借食虧豪氣
弄筆翻書滞壯圖三徑未成真隱約五窮爭現主人迂
南歸漫過庚桑國不得留參鞅掌徒

已酉歲歸省松楸過武陵翁所居留書屋壁
千里歸來儘苦辛見君依舊自由身始知絶學無文者
勝却翻書弄筆人案上方經閒白日門前車馬漫紅塵
半軒風竹一樽酒冷笑世途爭富貧

灌園集卷六

宋 呂南公 撰

七言律詩

憶西村

東岡西下古墩頭草木風煙事事幽畦壠彎環延果菜笭箵參互獻魚鰍常開夜户誇無寇競撥香醅賀有秋願定此居猶未得豈堪僥倖望公侯

鍾南平祠像

天禄空虚土運崩匹夫徒手起攙槍還將有限驍雄力換得無窮跋扈名已是用心貪禍亂尚何顔面見昇平丹青此日凝埃色尚似憂慚問罪兵

寄黄夢授機宜

少年秋賦險横飛晚去從軍脱布衣只見鄉評推孝行豈知俗效在兵機黄雲古渭邊烽斷春草臨洮戰馬肥了取功名上麟閣莫因書錦苦思歸

得唐彦迴篇再寄

手把封題又慘然坐驚新句俊翩翩窮通可是俱關命聚散由來亦繫天此日未逃衰俗口幾時眞及古人肩一樽酩酊難頻共況望青綾被底眠

聞唐彦君益作計相過先以此寄用前韻

見說東征計決然夢魂迎馬去翩翩遥憐迢遞荒村路幸對温和此日天意厚但青貧友眼裝輕肯赤僕夫肩書編酒盞蒲團坐預擬中宵未放眠

緘題道先詩句尚多未和酬者因書短律奉寄

已作醉鄉貧户限更逢詩匠惡穿裁王弘一酎何曾送

崔立千篇不住來枕上精神難託夢牀頭卷軸易成堆

賀蘭溪上如歸去省得衰翁合句才

寄鄧師厚二首

茅屋分攜但偶然蟾光今已十回圓自存交分長長在

不用音書疊疊傳無術入時猶是命有身多病豈非天

勸遊已作南歸計只待槐梢沸早蟬

庾嶺前頭梅散漫灊山東下水漼澺二年時節俱為客

千里家山各未歸俛睫游從眞醜謬方頭言論易乖違
人間勝事知多少専把凄涼屬布衣

金陵寄示亨父

東游西上但差參寒餓催軀失本心多難有言悲運命
厭貧無意惜光隂窮通未定功名主疾病能將少壯侵
故國漁樵應可入寄聲先為問雲林

寄亨父

當年勇慕古人風坎壈無由到澤宫力命不容相鬬競

光陰從此便和同身如孟氏兼三樂家似昌黎獻五窮
莫為明時頗惆悵著書亦是濟時功

再寄亨父

匹馬辭家臘雪初二年名姓入銓書熊羆帥府招韓愈
邑里經筵失仲舒穩把聲榮收雨露冷看文舊獻溝渠
藍衣定有誇鄉日為到耕村問溺沮

奉寄子發

春雷動地竹牙生社雨淋囘蕨臂擎田野盃盤容我飽

牛羊鼎俎為誰榮能無智慮隨天轉未有工夫與俗爭
苦憶南園江健令解於忙處用閑情
解於忙處用閑情絶口多財與美名剥啄至門方就枕
畢逋歸樹却催耕燒香事佛人俱佞曳屐歌詩我亦清
笋蕨又芳春酒冽相思何計可同傾

戲題白鶴觀

遼海沈沈信息稀蒼松枯盡草侵扉樓臺有字知年歲
城郭無人辨是非像座風輕蛛作網醮壇春老蘚成圍

道翁久蓄瑤琴意莫為閒名取次揮

南豐道中口占

冷雨迷濛懶舉頭望中恐得故鄉愁梅經舊臘香猶在水被東風凍已收鳥喜春和紛格磔馬嫌泥滑轉夷猶人生秖有安居好可奈安居不易求

野菜

采采新英出遠岡生香不斷冷垂漿地神手老皮先紫山鬼腸飢色更蒼野饌自宜清品味世情誰識淡馨香

舊林春草盤飧慣憶共隣翁踞坐嘗

秋堂

秋堂燈燭夜輝輝照我書邊涙濕衣何術更堪圖愜快平生已是足乖違悠悠客路和愁往杳杳青山借夢歸蟲響風鳴俱有恨驚殘二十七年非

過列岫軒輒題小詩

檻前清沼一奩披牆外横山百馬肥長使座中知爽氣豈煩天際問脩眉留賓出酒人皆喜不語看雲衆未知

饒借俗儒譚爾雅主公偏重謝家詩

贈叔憲

軒昂不肯事雕鎪放却名韁已十秋舉世有為皆負累百年無悶更何求長驅好意歸吟筆笑領真風貯酒甌嫌我生涯非濩落紙編寒夜困燈油

贈王九

李杜是非張相國曹劉忌憚呂將軍異時各有凌人氣此日何妨負我文議論當如山頂石光榮會似雨餘雲

恨君不悔邯鄲步希世功夫枉十分

塵土

塵土營營自滿城此閒賞望四時清朝看雲樹吟天末夜對溪光醉月明只見漁樵真氣象豈知塵市細紛爭座中更挂庸兒榻未識冰壺有舊名

道卿上人新作塔亭准擬壽終乞余題詩

道人八十轉康寧却傚浮屠起窣亭日月無窮終繫數乾坤有壞亦因形未張雲鶴蕭蕭影先養松楸鬱鬱青

究竟會應逢逸少為師重勒雁門銘

寄覲上人

袈裟初帶帝城塵便詠南陔望白雲賈島未為窮主簿湯休何事小參軍古書似我閒千卷山酒從誰盡十分正是諸生薄韓柳勸師絕口莫言文

寄上山陽太守屯田

故國無田只一鄽儒冠相誤感萍漂虞翻骨相終迍滯許劭題評漫借饒已養道心忘貴賤故應榮分任漁樵

文章觧頌賢人業更坐看君立九霄

獻翰林太守

欲辭鈴閣重徘徊世路無人討實材賓榻少因高士下醴樽多向俗儒開孫蹤此日叨餘論直筆他年倚上台召節不遲天陛遠輟耕朝夕為公來

和酬道先高秋見寄之句

眼看金菊木芙蓉想見嚴城此景同儒術凋零歸故紙歲華催趁入衰翁千秋治亂三鍾酒萬里關河一畝宮

南鷄北鴈方得志更誰過闊問哀鴻

晚出壽春

馬足遲遲破曉霜朔風迎袖過川梁簾櫳幾處迷醒魄煙靄滿空含曙光已是途程規進取可能懷抱似鴻荒平沙莽莽兵戈地却為千秋起弔傷

書齋春日

花困蜂鶯柳困風年年春恨渺無窮已添病格憂詩債未破愁城憶酒功日月正居勞苦上山川長在夢魂中

游鞍賞席令多少想見濃陰替亂紅

和酬李宣德二首

銷閒堂上日何思或弄鳴琴或賦詩聲正只傳心靜處篇成不待燭殘時隆中有客吟梁甫洛下無人說克兒此日餘音到逋客定如醫藥蓄青芝

臨邛大邑少鴻生初敬多辭馬長卿幾許分財來滌器不如收迹去躬耕生前遇主無高位死後遺文有盛名畢竟負他賢令意被人傳說是閑情

次韻輝卿感春

日日春陰共慘然愁懷不稱艷陽天已從魯酒迷醒枕更向瑶琴怯武絃往事自驚千里夢勝游誰犯五更煙因君觧道花如錦始為芳菲憶去年

再和

欲寫春愁上粉牋只凝幽思恨遥天麈埃漫蠹霞書字日月終虧錦瑟絃夜聽子規歌醉枕曉看新燕立疎煙冷灰殘燭相遭慣觸撥東風不記年

再和

聞說羣芳初滿園未能尋賞恨參天風豪雨横傷鶯蝶

酒冷詩荒負管絃夜齒有時臨鮮徑馬頭何日破晴煙

誰何贈我寛懐語每道新年似舊年

熙寧六年再至鄧氏北軒感而書壁

窗扉暮闔曉還開乞食寒儒去復來土木不妨人冷落

詩書能使客低徊言如鸜鵒今徒爾宿似夫不亦得哉

但識浮生皆寄託莫從河漢論涓埃

寄從義法曹教授

軍學先生骨氣清每嫌盃酒亂襟靈譏排只是攻三雅熟爛除非是六經榴榼日虛塵拂拂兔毫宵運燭熒熒俸錢添得真何用好贈滎陽買綠醽

奉酬范十七見寄二首

接人坐語送人行兩飯逡巡晚鼓鳴遇社有何歡次第過春多是病心情消磨白日無云補計算流年但暗驚苦雨寂寥還一醉夢魂依舊背巖城

一紙新詩入北城起予聊復醉魂驚低心苦淡吾徒事
轉眼炎涼此世情六月未須論止息三年方看大飛鳴
錙銖社肉休過問幸有鰍蔬且爛羮

再和

浮桁門外樹如城歸路迢迢夢易驚嗟我衰遲從旅食
感君存問有詩情壯丹不在儒宮種杜宇偏當靜夜鳴
勞費主公憐苦淡駞蹄時勸一盃羮
幾欲相尋出郭行念君家雁不能鳴逢杯得醉常常事

漸老多慈種種情荏苒又聞寒食近牽纏空作暮春鶯
祗應已入東風笑愁思長於萬里城

次韻酬亨父見寄 時亨父在厚平山中

醉墨淋漓詩屢酬浮蛆上下酒新篘人生有此自可樂
世事無窮何足憂端是覽輝同鸑鷟不應專宿傚夫不
嗟予久負思山興空得公詩展復謳

和酬天休

故人邂逅早鶯時一別經秋燕盡歸已是苦貧看客懶

更堪長病出門稀何曾富貴來如夢但覺光陰去似飛欲酌清樽相解釋莫嫌窮巷瓦盃微

酬何威中

十年經畫鑿坏逃只為乖違不為高盡力未能成飽煖致身那解立勲勞已從酒盞忘千慮羞看貪人校一毛游舊惟君尚相記每將新句訪耕臯

和酬伯華

襄陽耆舊足高風不識州城有德公器業我應居衆後

姓名令聡達宸聰文章末技知何用衣食殘年嘆屢空朋友贈言當儆戒恨君虛美一篇中

道先賢良以其到郡未及相見遽寄四韻謹以酬之

山人還是入闤闠自笑窮心失本初鄭相舊憐窮禦冦秦王新伏勇相如衣裘破潄身誹拙齒髮凋殘世味疎人正棄捐吾獨取似君風誼更誰歟

酬次道京還見寄詩二首

會得吾生只汎浮莫將耕釣異公侯文章高去乃青史富貴極來皆白頭至樂如今惟强飲最賢從古是無求荷源磜上楓林葉又過元豐第六秋

平昔賢他馬少游有官何必至封侯天如大雨當揮手命合高眠亦到頭幽澗魚肥堪煮炙豐年酒賤易追求恨君門館無酣伴枉共癡兒對一秋

酬西閣書事

西山閣上綠衣人過得三冬似九春長恨作詩無客和

更緣中酒被妻嗔有官未入功名境多暇仍思寂寞濱
文雅一時傳萬世却應能此是榮親

朝曦閣詩為李道正賦

道人開閣破東廂慣看朝曦亦坐忘但見長時似車蓋
不知何處是扶桑雲歸後崦陰無迹水過前渠響自忙
雨露縱然能恐作未妨微白到書牀

至凌雲山却寄平仲

建業歸來路二千一舟輕借死梯緣貴池亭下風如鼓

采石江頭浪拍天險與陽侯成憤友幸從魚腹脫腥涎
只今親舊知憐否尚有餘生亦偶然

九月七日偶書

愁裏光陰不覺忙忽聞時節近重陽絶無閑樂擬衰疾
纔檢舊衣防早霜未必此生專冷落漫因往事巧思量
呼僮閑貰籬邊菊併括憂端付一觴

伏覩教塲後庭新移梅樹輒賦小詩呈獻内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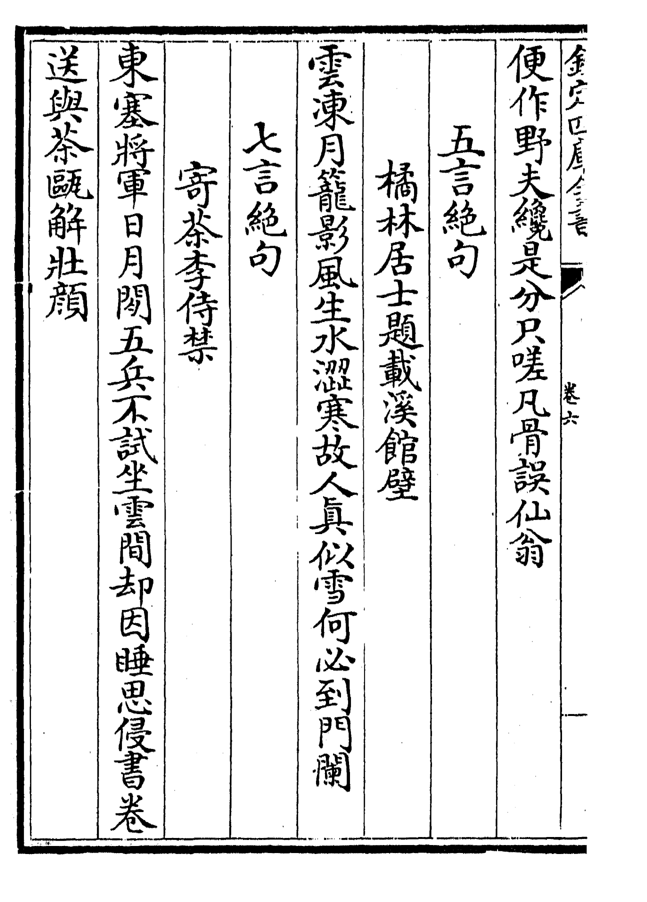
太中

中庭移植氣蕭蕭無數芳華壓翠條田地縱然非舊壤
冰霜猶可見孫標人間歲月何曾老物外馨香猝未銷
故有明年佳實在剷羹滋味看和調

聞仙都李道士下世

布褐毛冠七十秋為誰浮汎為誰休但曾計日防三鬼
不慣攜琴謁五侯詩卷在前聊養目酒尊從此罷銷憂
七星杉下朝曦閣香火應教弟子修
長憶初能戴幅巾仙都門外學游人科場未數金門賦

襟袖空餘紫陌塵平世選賢終法令暮年如我但寒貧
惟師不信文章誤只道遭逢有屈伸
九月霪霖穀欲登稻芽連穗水漫塍無方解我心愁寂
更欲聞師近寢興紙尾忽傳成異物棺中還恐已飛昇
義和睡熟泥塗惡絜酒尋澆歎未能
寄江州沈尊師
洞天一別七春風長夢桃花爛漫紅不得雲雷相借助
且因文學守貧窮曾尋物外無窮意已覺人間萬事空



便作野夫纔是分只嗟凡骨誤仙翁

五言絶句

橘林居士題載溪館壁

雲凍月籠影風生水澀寒故人眞似雪何必到門闌

七言絶句

寄茶李侍禁

東塞將軍日月閑五兵不試坐雲間却因睡思侵書卷送與茶甌解壯顔

過虎林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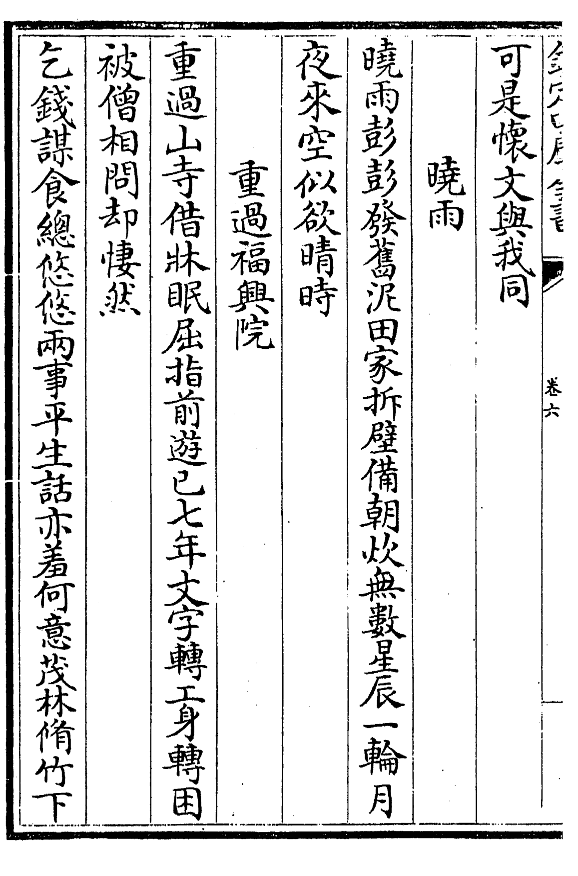
淮南行盡到江南野渡風高送晚帆五五長亭莫迴首向來窮淚已盈衫

戲題白鶴觀

八月風高宇宙清銀河秋浪到天聲門前合有仙槎過會待參隨上玉京

戲題妙靈觀怪松

二十年前看怒龍鱗鬛著半已名雷風至今未拂層霄去



可是懷文與我同

曉雨

曉雨彭彭發舊泥田家拆壁備朝炊無數星辰一輪月夜來空似欲晴時

重過福興院

重過山寺借牀眠屈指前遊已七年文字轉工身轉困被僧相問却悽然

乞錢謀食總悠悠兩事平生話亦羞何意茂林脩竹下

今年還得一迴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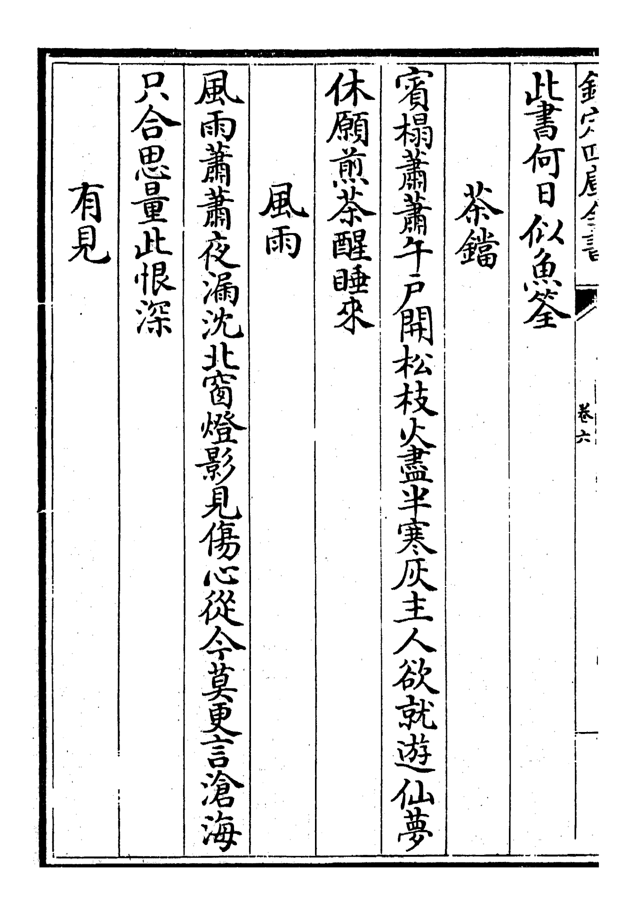
和道先雨中栽花

二月前頭雨意迴移花趁雨破青苔芳根得地春工敏定有新英次第開

旋封旋築帶霏微𣫭得澆瓶不用攜衆草自今常避地主人來繞漸成蹊

題藥録

華佗氣絶釣臺側扁鵲墳荒湥水邊末俗好財無妙智



此書何日似魚箋

茶鐺

賓榻蕭蕭午户開松枝火盡半寒灰主人欲就遊仙夢休願煎茶醒睡來

風雨

風雨蕭蕭夜漏沈北窗燈影見傷心從今莫更言滄海只合思量此恨深

有見

賣藥諸生體調狂塵埃空助老來忙壺中自少閒天地

豈是今無費長房

曉日

曉日曈曈上紙窗小爐文火近縑緗衝愁滿盞扶頭酒

笑殺醫師第一方

詠白髮

人言華髮是愁功不分悲傷得老翁亦有不愁頭自白

可憐功過略相同

已任蕭衰潛似雪何須輕脫便隨梳不及窮愁索長遠一生相逐未相疎

偶成

苒苒新青上草頭小庭春色強悠悠酒缾虛臥琴絃暗眼見風光似九秋

新室

為姦只是疑王涉至死何曾識杜吳四體早知成散漫前年悔更染閒鬚

魏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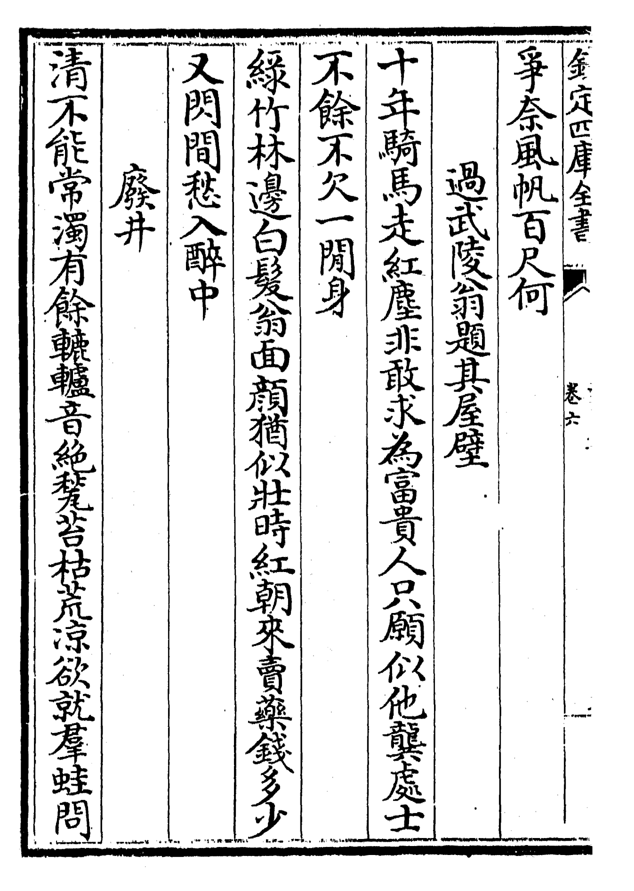
雖發齊兵未不臣問時何用便銷魂一生才勇都纖小可怪區區掃相門

禰衡

世亂無人及禰衡眼看豺虎似蚊蠅喬玄荀彧皆儒雅至死何曾曉愛憎

覆船山

山似舟航壓衆坡靜為平地動為波桅檣不藉瞻烏首



爭奈風帆百尺何

過武陵翁題其屋壁

十年騎馬走紅塵非敢求為富貴人只願似他龔處士不餘不欠一閒身

綠竹林邊白髮翁面顔猶似壯時紅朝來賣藥錢多少又悶間愁入醉中

廢井

清不能常濁有餘轆轤音絶甃皆枯荒涼欲就羣蛙問

今有觀天坐客無

見廣度院紫荆一株先開

滿樹新英待發時東風先動向陽枝同根若是生疑怪為道開遲謝亦遲

蘭溪驛

驛亭何處近蘭溪行盡蓮華日暮時春雨發香無分見斷腸頻誦杜郎詩

惡客 薛許昌集有好客篇故作此以擬反對

患容無端捨舊山坐令千慮險相關青燈白日貧兼病聽著農桑更厚顔

野容 擬歐陽詹

野容來過洞府門天風吹斷去時魂得歸應被鄉人笑衣上雲霞有異痕

酒容

酒容胸襟亦自賢平生不斷醉因緣望見青帘涎已活誰能顧惜杖頭錢

夜擬李義山四更四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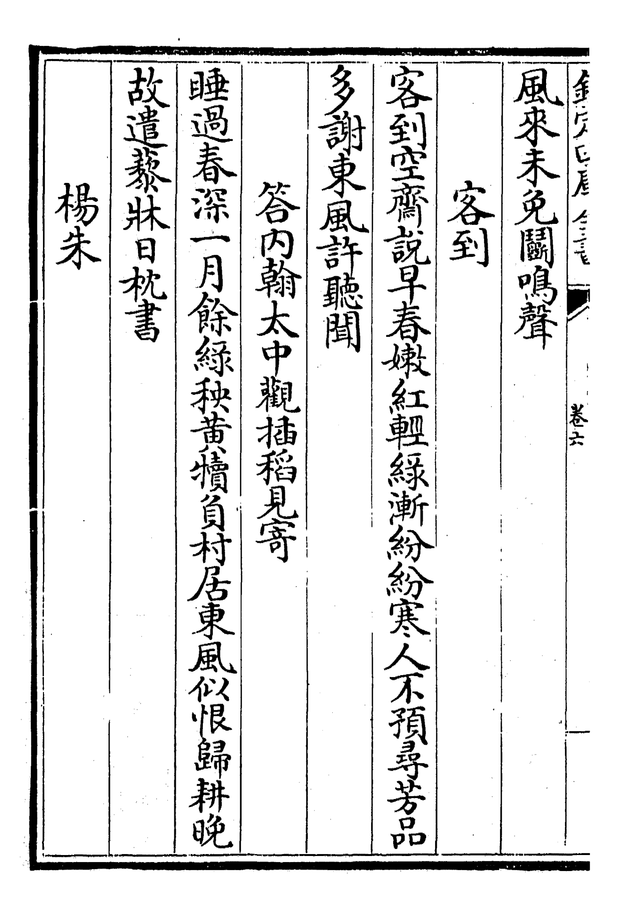
四更四點露成霜簡裏愁人暗斷腸鼓角未喧聞鼻鼾北風窗戶月荒凉

反李義山人欲篇

藥囊易中荆卿背匕首難傷趙政胸燕國無辜竟魚肉可能人欲有天從

題圓上人宴靜軒

宴安深靜屬居僧一炷檀煙萬慮清猶自笑他簷外鐸



風來未免鬭鳴聲

客到

客到空齋說早春嫩紅輕綠漸紛紛寒人不須尋芳品多謝東風許聽聞

答内翰太中觀插稻見寄

睡過春深一月餘綠秧黄犢負村居東風似恨歸耕晚故遣藜牀日枕書

楊朱

戰國功名尺寸勞先生持論異吾曹孟軻解辯承三聖後世誰曾拔一毛

陳都曹座中出示諸公曲詞以四句酬之

看盡新詞聽盡聲未能高和耳徒傾聾身縱作岐山老爭得聞他彩鳳鳴

真輝閣

會得真時真亦空光輝何足更流通勸師不用嚴標榜稽者逢燈與暗同

安昌縣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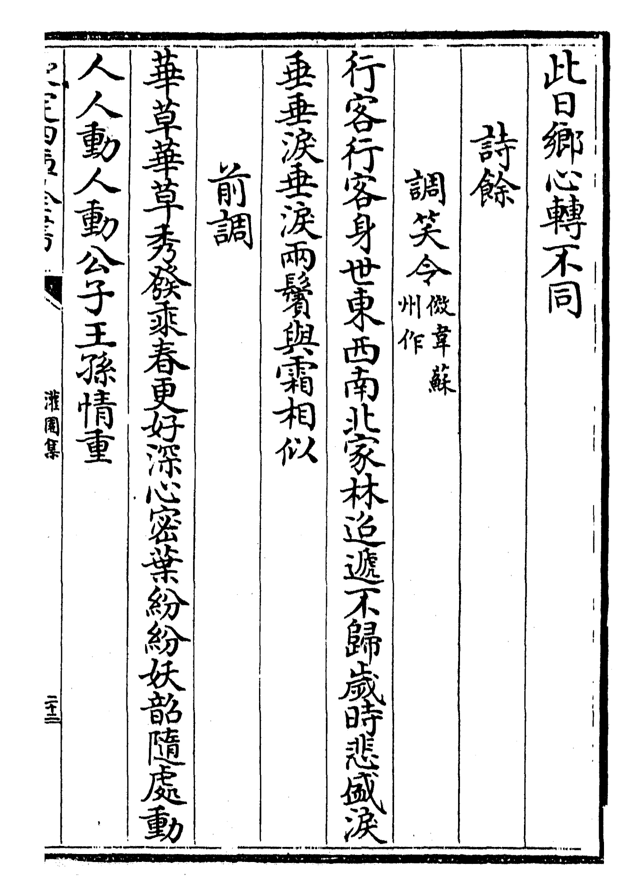
能說齊論與魯論世儒希合便紛紛何曾後學皆傳信只有姦名萬古聞

小檻

小檻幽花已破香此心無處避韶光年年惡作傷春客穩為東風細斷腸

楊八送筍以四句謝之時在湖口

殺却盧家十五龍野人盤饌當時豐湖干少得中林味



此日鄉心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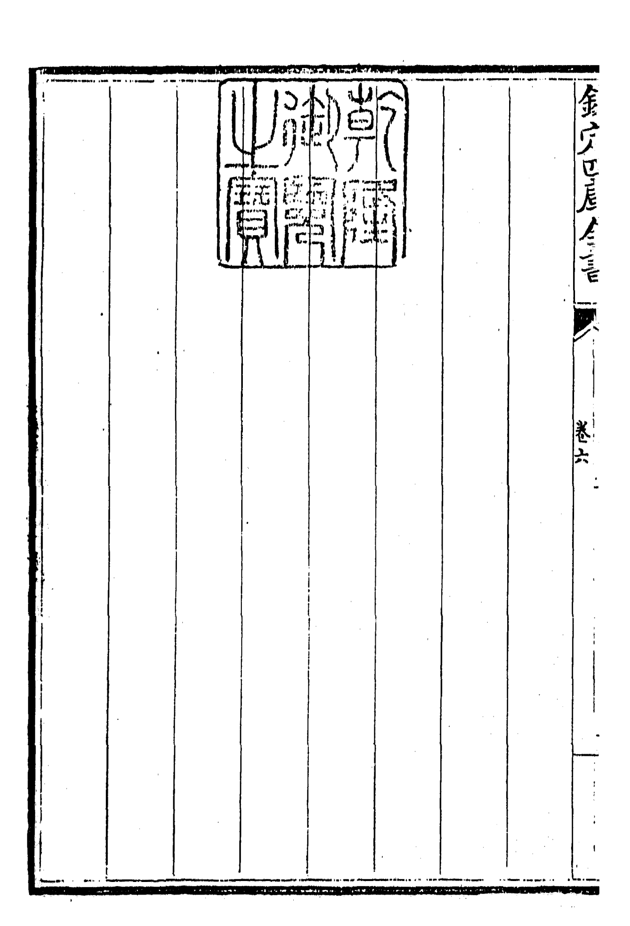
詩餘

調笑令　微韋蘇州作

行客行客身世東西南北家林迢遞不歸歲時悲感淚垂垂淚垂淚兩鬢與霜相似

前調

華草華草秀發乘春更好深心密葉紛紛妖韶隨處動人人動人動公子王孫情重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灌園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卞爾嚴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灌園集卷七

宋　呂南公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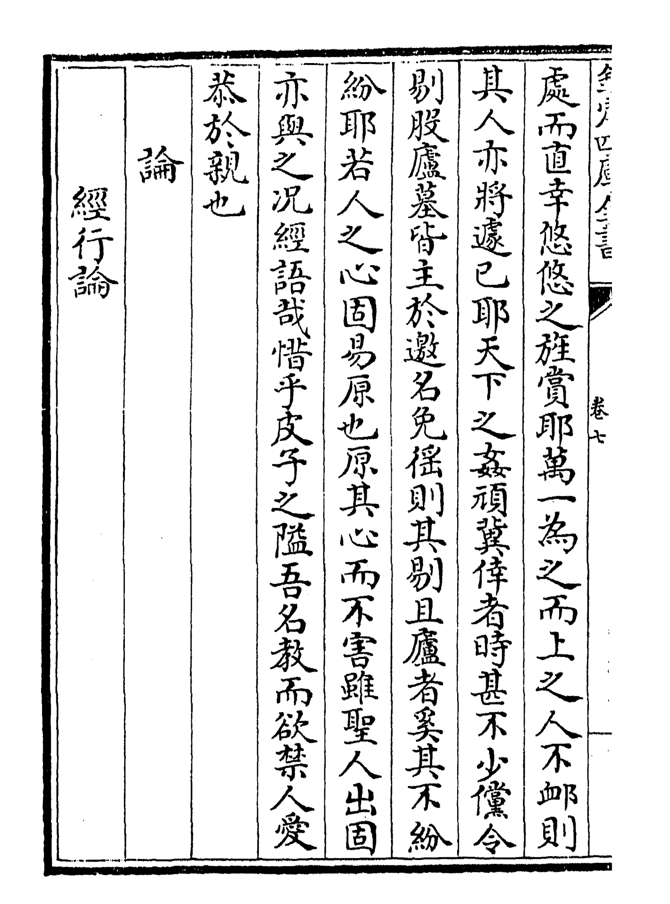
議

追難皮日休鄗孝議

皮子作鄗孝議一篇疾時之刲股濟親及廬於墓者後二百年余讀其文復病皮子之不强於道也造語以難之難曰孝非淺狹之道也大推之彌六合不能限小存之尋常方寸亦足以與之經曰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

乎非莫大之謂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是亦為孝非小存之謂耶葢聖人之明孝以報也主之以愛恭不礙其迹而特原其心心苟有在矣不必科其所趨也古之為孝者多矣其時勢迹狀艱難平坦未嘗一轍要其所歸惟愛親而已矣奚必聖人開以如此而後行之乎今人能哀其親之疾苦而憂窮無策於是刲股以進焉此豈以無益望其親哉用父母之遺體濟父母之危命經雖不言然未為不道也若曰吾身可寶而吾親有命則悠

悠世習誰非頑恐耶雖大舜曾參尚其親病苦而有以
此告亦必為之矣二人之孝應不繫於避杖而漢景之
不肯吮癰亦未足賢也凡人之情便安佚而畏煩苦世
衰而教不振者久矣民之無良有生不能養而死不能
葬者為人上者取寸心而勸激之猶不足以㦖動令有
人哀思其親不足而從之夙夕於草樹荒凉之間諒非
偶然必又禁之是愛親者反得刑也夫刲股甚痛而廬
墓甚不便也人情顧近而忽遠安有快於瘡割利於野



處而直幸悠悠之旌賞耶萬一為之而上之人不卹則其人亦將遽已耶天下之姦頑冀倖者時甚不少儻令刲股廬墓皆主於邀名免徭則其刲且廬者奚其不紛紛耶若人之心固易原也原其心而不害雖聖人出固亦與之況經語哉惜乎皮子之隘吾名教而欲禁人愛恭於親也

論

經行論

經明行修非相因之事是以古今講授之士雖以傳解顯聞而有不免得罪於名教者也漢以來學經家衆矣顧違行則猶多董仲舒號大儒而下流禨厭類巫覡不自羞至推災異險受禍乃吞聲而絕口劉向燒金幸寵罪延其父鄭康成八十不葬其親孔光張禹曲說畀意亡國以存家戴聖見糾不法范升廢於出妻馬融驕奢王弼躁急賈逵附圖讖以希貴顯祝欽明誣周官以媚祆后劉歆助新蔡邕懷卓譙周致主於輿櫬陸質效鷹

犬於叔文是皆內不令於身外不祥於世清議之所投竄而學者之人所為共羞而數君則為之夫豈經之所能救哉蓋學之於人所以輔益其器資器資或陋雖力於學亦安能保其措置不涉於小人譬諸染然同是朱藍而入是則各有分繪之入不異釁之入而釁自然賤繪自然貴貴賤豈色之預哉而論治者或稱行修出乎經明吾詎敢信且數君之學皆世用其書不可闕者而行己若此彼其學數君而不就者其有過而可羞誰能

計之謂明經人為必無罪焉吾終大笑此論耳夫明天下之善曰德而德之所成有吉凶當天下之務曰才而才之所設有邪正維吉以正故賢人君子業履所以全維凶以邪故數君所以不免於過惡豈數君之願哉主於中者無以勝於外之所行則經亦何能予奪於其間但聖人之於教不欲引已望人又不欲駭以所不及是故存經以為輔性之本使之上智益明下愚或畏雖然終不必以經為毋而行為子為其吉凶邪正之所自成

設有不齊故也蓋古之人有經行兼長者矣然而非實相因也爲可貴之器質而成德於吉設才於正焉則如薪火之遇膏有加壯而益揚而非俟膏然後爲火也語而用此則聖人之意與士之所兼非實相因蓋亦可亮矣嗟乎吾安得若人而見之

以孝事君則忠論

道之在人莫不資之以得其德成其行然而得之未必能不汩成之未必能由序是故天下之名有生於不足

而實之所受有非因於有餘而性命自兹爛漫矣蓋生而知之無待於外之學所以著愛親之心也推吾致愛之道以自盡其力則得名於孝固裕然矣是之謂不汩義無施而不宜則行無入而不出移吾致養之勤以效於職業之官則得名於忠其必然矣是之謂由序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豈非謂其不汩而由序者歟蓋天下之治待政而後治而政之所舉待人而後明則出身以仕於當時何可以不蘄其能竭心思此忠

所以見貴於人臣之節也夫唯能竭其心思則力之所致不擇事而安之唯其稱而已矣夫既出而安之不擇其事則其未出也必亦不擇地而安矣夫非明其固有而推之不奪於物修之不喪於怠則安能移不欺之志於黽勉之次乎傳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以其得於天者能定則立於人者易以成序故也先王之盛時作德有教而天下之人材小以成其小大以成其大於家無或不理於官無或不忠則士之履籍名不足以標

之蓋人愛其親各敏其事則孝忠誰與爲異及夫王迹
下熄禮義之澤稍涸而後名生於不足矣雖然從事而
不敢告勞念靡盬而憂父母至於陟岵屺以思望歎稻
粱之不藝則人之内性非其外之必能滅可知矣事親
之至不異於許國而公義不以廢私恩然也惟其有内
之實不勝其汨者之多則誠衰且漓官瘝職曠其上自
不能信操藥以進慈父其色焦然而聖人以爲羞而陳
蕃江革之徒方以獨高取名於世其遠于先王之盛又

可知矣夫資道以成其德性命序於日可見之行此理之不易而事之易爲者也而何曾王祥孝足於父母而忠不足於舊君則利之喪眞亦可戒矣

序

韋蘇州集序

初余未讀韓退之杜子美集時適讀薛許昌鄭守愚詩而嘗讀韓杜者以余爲笑謂其讀之早也方是時余遭笑駴且自恨不識夫讀之入於高者奚獨人能而我頑

莫入者何故其後余年二十三始能讀昌黎文又明年亦讀少陵詩矣而間以論於人則莫余明也時又自悲以爲余眞用愚見外於人哉則又疾焉以求異時更讀孟東野王摩詰張文昌李太白等詩逦至汎讀沈宋以來至于晚唐詩人集本焉人雖漸不笑吾畢然往往怪之以爲是無益於進取者何必困眼最後讀松陵唱和編則復見笑於人余於是而洒然損愚之悲亦不復論知昔之笑者未必識其畢而今之笑者未必在於高其

怪者亦不足問也夫入宫者自坂而門自門而屏自屏而庭而廡而階然後堂奥可至今不容薛鄭又笑皮陸而特喧然稱韓杜之高此何以異於不涉門庭而已至堂奥者耶諒非鬼物恐不能至也未之至而亟以為言豈能得其所以言乎哉甚矣人之不足尤也所見之不明而務因稱傳之顯晦以定論學之高卑其亦不思而已矣安能笑人熈寧三年予歸自建康始讀韋蘇州集於舟中愛而歎焉嗟乎蘇州已能使余得怪於人矣庸

詎知苟無欲笑者耶然予既饜聞而驖恨矣書予所遭於衺方以自憐云

送葉著作序

熈寧二年夏某歸自淮南將至故園隣境之鄙人有迎某者言若將爲賀而不果言時怪而問焉徒曰儂欲有賀於子然患辭之不勝也子亦行當具見之矣入邑則所見居者安行者肅有知者談無識者謡皆曰天畀特厚於吾人今得賢大夫矣問其所以賢皆叩頟曰無傾

河之辯與通幽之智亦何以壯我大夫之美維予亦徐而察之得矣奚言之俟於是某往拜大夫焉初瞻公門肅乎無故時之紛紛而有未嘗見之肅肅已見大夫則淵兮泰然終日不睹其懌愠之容而持評文學引諭開擊如不足者私獨怪大夫之臨冗劇而不失雍容則以為其緩於聽斷也又竊視庭廡則將事者不譴被罪者色泰縲有塵械有菌鞭梃稀鳴而勃訴已平吏胥不勞而契牒已理出而觀於鄉則塗相謝而室相慶者又多

多也則又問焉曰爾之謝且慶也昔者莫之爲而令則爲之其何以乎皆曰吾負大夫大夫以仁恕禮義治我而我曹不令尚或爭焉今吾慚是以謝之其慶者亦曰信吾父祖之言如大夫之賢非特未之見實亦罕聞今吾得身見之奈何不慶於是某亦歎嗟累旬不能休是以讀循良吏傳十餘年而不意親遇於今日又不知其所以致此何修而吾人又何幸得此也是年之冬復以事走京師比明年之秋乃歸至則又拜大夫焉凡前年

之肅者安者謡而叩頷者不諠而色泰者平者理者與
夫塗相謝而室相慶者皆仍昔也獨覲談者有蹙容時
又勤而問焉乃曰天雖畀吾人甚厚而特不以久令吾
大夫被勅書當移官於蜀去有日矣吾悲焉顧末如之
何是以起憂其曰何為其然蓋亦理遣而已矣天之生
賢也理不專為爾一方閩吳燕蜀中土之人其誰不願
得如父母者為之長然願而得者幾何今大夫之賢而
既知為難有且以為雖吾父祖皆未之見而既得之夫

豈不幸固欲戾天理以專所顧乎大夫之賢其美利在而身其無窮之傳惠而子孫孰使而子孫所逢皆得賢如令大夫者耶令之大夫既在而所得蓋已無憾即無有焉則是而身之幸已上越父祖而下過子孫矣獨何爲窘窘於所末如之何於是憂者稍平因曰子之言然其爲我叙而次之以慰我難忘之思亦書以告大夫使知吾人之樂愛焉可也其曰慰汝而次之言是已若以告者毋乃非大夫之意乎皆曰是何傷乎仲尼之不見

敬於鄉隣也千百世之後人莫不識魯人之不令神龍丹鳳之爲祥慶苟有口者莫不頌而美之未聞龍恥而鳳恚也令吾人樂愛大夫而得怒焉是誦甘棠之詩者可褫而讀循良傳者皆可撻矣大夫必不然吾子其文之某曰然則吾文不足奈何皆曰不足則爲之何害於有意以不足而遂不爲是吾子與隣境鄙人無以異矣某不敢復辭即具書之并贊大夫之皁徒云

傅巖字夢㢋序

學聖賢者學其内而已矣若夫軒裳禄位何足慕之有其内而外者至焉審之義而宜觀之時而合君子於是受之有其内而外者不至君子蓋不卹也顔淵欲爲舜豈主於百官牛羊公明儀欲爲文王豈主於三分天下有其二孟子學孔子豈主於魯司寇揚子比孟子豈主於齊卿然則君子之慕古聖賢名實可知矣吾鄉學者傅巖其友字之爲夢弼蓋勉以輔佐之器業云爾豈可以空踈無有者爲哉勉之遠大其内也字之固當而或

人譏其虛喝以爲傳呂之事非布衣書生取次所能享嗚呼此論外而遺其内慕其德而折巾角之流也何足傾聽巖與余待試於浚都亦同館舍嘗以其字之疑道焉余爲之說如此巖因請爲之序是歲熙寧三年

送傅亨父序

自史館公在中書蒐能而餌善天下之士尺寸之長細大各伸方患無有不患莫知方患未知不患莫用譬如貴豪張宴其筵十里有豆如山有尊如澤有座如陣味

無品而不薦樂無工而不陳當是時賓之上者以賢其末必賢者以親其次以附以倖以役大之有笑歌獻酬以備福禄小之有筐篚幣帛以給沽丐不在是者身以爲歉人亦以爲宜稾焉嗚呼熙寧之盛蓋如此遇豈易哉而比歲之冬南城傅亨父始摩鬚欠伸有必出之意自言坐書邊四十年窮鉛竭丹吟口渴而捉指疼八十吾親而三十吾子尚無所遇正獨困於雕蟲之有司耳若今科衆路多人各以所負致其聞達我則不能强行

非聖人之訓學者之事朋舊聞而壯且是之吕南公曰
速乎夫子之運踵也吾聞士之學道不貴乎以已忘物
亦不使物忘已已忘物則不仁物忘已則非有德夫見
忘於物者世之謂無能之人而夫子寧固處之雖彼忘
物者尚未果賢或者本無能而借高以自幸爾從者審
非不仁又實有德而直樂於退藏吾又有説必令忘局
異此則人俟時乎時俟人耶自古傑人俊士所以功名
成遂蓋棺無餘恨者亦各會時而已矣以夫子之所有

解括而露懷上可以聞于相君旁可以請援於故知之人得無遇歟夫遇有小大我所不能知所可知者豆尊旣展聲味旣給不在乎賓之上亦宜在於其次不在於獻酬亦必在於沾丐爲夫子計惟亟進勿緩毋使身出乎掇轄反關之後而銜歔棗之悲耳於是聞而壯之者皆曰信然盍相與賦詩以贊其行某旣爲之賦又序之以俟其所遇時則四年十一月之丙申

思亭詩序

余欲序思亭詩執筆而歎已歎而嘉蓋孝思之爲德其取名甚美而致實甚不難然世之人率難于不難以自棄于馬牛既自棄矣又迴首于美名銘乎其心其最無恥者則斐僞熏馳盜取經傳愛敬其親之辭開屋而牓之幸自標飾夫若人者只欲勝馬牛于毫髮之差其安可得蓋馬牛去離衣冠又未嘗盜經傳之辭以自欺且用欺人則雖不足于孝思不猶可恕哉嗚呼余飽於恕久若于所嘉則未之頻煩令而值於江君是故先之以

歎項嘗聞之江君喪父不但依于禮而又深長其情于祭葬凡以自盡而哀推念慕日月愈久而愈憂未至也因葬已而爲屋于隧前與其仲季宵晝于其間以致其思感涕之餘講讀先生之遺文曰吾親昔以是飭我者也不敢忘治其田桑以足衣食之奉曰吾親昔以是爲之家者也不敢隳命其子孫誘之戒之毋不令曰善慶有先莫之思而紹者爲取誅蓋如是者至于除喪矣而屋未嘗命名焚哀之明年邂逅余而及之適言親之于

子也愛無窮則子之思親亦豈有窮爲之祥禫之期節者禮之名文云爾感德思報而罔極者人子之情烏可已哉吾于學行思率吾親之訓以成吾身於四時肸蠁想繹吾親之聲容以永吾懷于展墓而徬徨則思夫親之所以位此而昔同仲季之所以留此者何縁乎歸而述吾所思以鐫勉于所臨也故初題隧前之屋爲之思亭蓋所以深長愛敬之情若夫美名吾安取也余謂江君其勿固于謙天下豈有決于致實而疑于受名君之

所致無所避於嘉矣亟歸大其牓足以識君之意幷錄余之所歎于壁以懲艾夫馬牛之徒若嘗爲詩者過焉爲謝之曰毋苟以章句媚人而不審諸己可也江君字于儀與其弟子發皆以進士薦于鄉而子發先及第解汀州司法執喪于亭熈寧六年正月序

豫亭詩序

潁川陳君孟既一新其居宅有亭在堂之左而以豫題其楹他日爲余說其名豫之意曰豫也者人情以之爲

悅而莫不同喜者也然知喜而不明所以爲悅豫之道則亦有時而不得其所喜焉而或者因以豫爲不可常其亦過矣蓋夫萬物之兆象也時各有所用有所用者所以輔資于人情迺今不此之察則以我而赴物其爲流連荒亡孰禦哉故吾之所以居豫者不以物用先我者也吾如主物如輔如是可矣吾韝有禽吾尊有酒吾絲竹有音吾架有書吾壁有琴吾局有碁吾園有花木吾池有魚可繫可醉可聽可讀可彈可奕可翫可釣無

非樂事顧吾不以在意則彼未有能起我者吾固不以物象而先我也是所命亭爲豫之意又曰人之不得所以居豫之道也因其莫思而已使嘗思之庸有不察吾亭之内有齋吾于是而燕休且以嘿題之蓋嘿者吾之所以思也如之何余聽君益之言而不能易也亦曰嗟乎允矣歌吟斐亹之士新與留辭詠于壁間余爲叙次其題楹之説如上

陳君益宅觀假山序

上豫亭北顧其牆廡之間小山叢然面南如畫幛者即而觀之工之埽繪所就也而幽致乃不少凡其爲山枝者爲峯頓者爲阜灑者爲岩崖捍者爲崗嶺攤之成阪衍之成隰竇之成洞陷之成谷有鳥道有夷路有裊繚之徑有邐迤之坡而交聳蟠勃變狀總總又引自牆後穴而釃之流乎絶壁之前垂爲瀑注爲潭平爲谿析爲渠過爲陂如是者又多態其間列茂林突枯植渚沙磯石層雜附見乃至人物諸類皆在焉其正中峯特險而

長其頂冢之陰亂石駢羅若可坐憩處有兩書生趨之
視其緣陟危然乎哉而猶未至也其路由東洞出者稍
近寬原有二游僧出焉軒軒有得色北下而西一徑更
深有道士跨驢背之而南一樵翁沾沾望驢後以行其
東洲橋堰之交則又有三牧兒伴二牛息焉夫工之所
就亦勞矣余既徘徊觀之已乃興感于中夫山林藪澤
之深懿為天所覆皆有之然人常徒愛之以言而身不
肯安之此文雅之士每借耕漁清曠為說而要知其所

顧不在焉者皆是矣況下此者乎哉今道士僧俱背而去之而書生則方抵巇未止豈非道士僧樸直不知矯飾其情迹而書生善詐乃區區嶄出峻絶之上以成其好高之妄歟道士僧皆背去山林而僧徒步道士乘豈僧貧于道士而然歟世言僧之徒工以罪福脅誘人得皆常厚而道士之說不及此故不爲流俗所䘏令見于此乃不然其亦有偶然者歟令又豈壊家病世故之非平而作此以譏之歟言之座客皆大笑君益曰是皆不

足議不若平之以酒于是取酒而散焉座客前循州司戶吳充道新青州察推陳才甫陳留蔡彥臣南陽鄧信臣才甫之弟純隴西李孝孺幷余合八人是時熙寧癸丑之仲秋

送傅濟道赴漳浦序

傅濟道爲漳浦尉初之官過其友呂某焉某念別方遠不當無言以贈也摻其袪而告之辭曰嘗論士之所以賢在全乎其美不全其美非所以賢也全美之事有二

曰能文曰飲酒葢博學而力行者士之正功而無得於文酒則齷齪不竒短鈌而卑譬如爲車高箱暢軸軥軫轂輻莫不材集四驪六轡襄而緫之其於厚載致逺何陸之不可行然一不置轄則雖有善御無以運動一不載脂則雖運不流故文之於士猶轄而酒猶脂使遂無之何害其爲致用之名顧聚而莫運運而莫流終亦不竒而已大丈夫智識出没六合而下筆如烏跂𧾷才幹振攝萬務而對盃盞愁眉則齷齪而卑夫酒之於人豈

但足以銷憂蓋所以平和其心而壯直其氣心平則德厚氣直則行正是寧小補而世俗之人因屈原一語獨醒便謂實爾此何嘗知原之意吳時韋昭以好學顯惟不能飲酒故朝宴則竊以水漿代之終用此失吳主意以至滅身夫齷齪固可憐而況滅身乎士不顧賢則已如或顧之必致思於此矣且文酒人在襁褓時豈其能之蓋亦長而得於習耳視今濟道之全美唯酒宜進之耳頃吾初識濟道時云我值糟亦神昏吾嘗爲之歎恨

以爲雖有文辭異於學究而不識醉鄉終亦不全而已及前年同舍於汴陽則濟道已能竭三盞既别一年重見則又進至六七矣蓋造物者之於人業賦以賢則詎容不備唯其所習有至不至則各止其止矣夫世豈有不可能之事哉濟道行矣吾聞漳浦瘴癘之邑唯酒爲能禦其毒於濟道之習尤利也異時歸來名焉飲户則吾當大喜賀拜矣濟道勉之俗人護短必稱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又曰市道衆人率能劇飲何足領畧此言亦

誤發何則禹之所以聖者豈在於惡酒而已使其無德與功則其異於市道衆人何也彼今稱禹之人未必能好善言又無功德而特傚其惡酒其謬何翅千里此言願濟道勿聽熈寧五年三月甲午序

測幽記序

灌園先生曰無物不有然後爲天地無事不有然後爲世道通乎此而盡之則所謂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耳孰復諄諄然問觸觸然驚哉夫有無之相因其順

矣雖或戾逆猶未始違乎理是故天地之所以生隂陽之所以行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靈山川之所以凝人物之所以成皆在乎不得不然之故而未足以言其妙彼或謂之難知者未之思而已矣蓋理之所出數之所必前既有是後則未睹者特未睹耳今而有是昔或無傳者特偶無耳精也氣也非委何因命也性也非復何眞形也品也非廣何伸廣之又廣未離乎息復之又復未離乎極委之以無所委而不失其則此非理之

大致歟數因乎此者也明以是入幽以是立出無不藏入無不陽以化合機或戢或張其亦何常何異之有悲夫世之人特以耳目廢其心而已矣古之得道者之于物也智有所原有所不原言有所宣有所不宣書有所載有所不載其所以不爲者非眞不可也以爲姑不必爾三才五行歛協推摩未有一日相無之道則事物之變故舉足而値掀睫而際何必過而問爲哉而有問焉是則寡見淺聞足以窒其靈府而開其愚徑也余少之

時讀書不出六經聽覽不離閭井以爲天下之理具諸此矣窘窘乎追逐衆儒之步武而稱誦不語怪神之説以拒乎詼詭之術如是者固久天誘吾使有超脱之幸是以泛觀春秋以來諸子百家之文章太史公至于國朝之史録乃至山經地志野載私紀無所棄擲故識其所爲非常者多矣助之以凍餒漂浮屢游乎數千里之他邦而親見審問合于前識又多矣于是深思極索遂見理數之始終知古人之于此言不言各有意也時又

浩歎乎夏蟲井蛙不幸而不知氷海也讀阮瞻之事見其獘于慚懼而重悲之熈寧乙卯年始記于書所記隨所憶故不復品列萃二十四事爲一篇第而積之沒吾齒而後止命之曰測幽言讀而能思者幽可測也自古記異之筆不少余雖不敢有記然無害于理數之所存而遂記焉趣異于蟲蛙而已矣若夫守經束教余雖不爾其憂無人乎哉

灌園集卷八

宋 吕南公 撰

序

甘圃詩序

民不可一日無食食不可一日無蔬然則天下之圃為人之業何可勝計惟其業之者未必儒則君子之為圃所以異乎衆哉甘圃詩者先生巨公相與稱歎傅君翼之志養之詩也傅氏世儒家邑里之所畏忌異之少以

舉子取清俊名雖未即達而不敢怠曰吾力此庶幾有禄以奉吾親既而久矣意猶不遂乃慨焉而嗟悶焉而思擇其力之所能堪足以紓睫端之急者以謂唯圃為可乃黽俛勤之正其畦相其宜謹其時播之殖之培之利之稍與思勰之書合于是内之庖饔外之貿易皆得其給而滋不怠焉荷耜操耰且行且吟日于其間有過而問焉者曰子儒者也為爾卑陋能哉今世書生何必俱以禮義取資詭激其聲容以游乎梁紈屠販之中致

利甚潤捨是不為而使埃壒繞須眉吾盖若之翼之笑不暇對他日此聲屢至乃對曰士各有願圃雖卑吾所願也得吾願斯足矣以吾之願易彼彼固愁吾能泰定也歟哉有以是告于李先生泰伯者變色而發其詳乃歎曰賢者之志也為詩以稱之繼其聲者凡若干人泰伯死甘圃詩缺無作熈寧六年翼之以累舉得出於是翰林學士曾公子宣與其弟館閣校勘子開皆勞之且及泰伯之歎時又各贈一章翼之拜受南歸明年謂余

曰宜為我序我珍藏之以為吾家德慶余不獲辭嗟乎士誠欲賢何遠之有昔者子路孔門高弟而以養葵為傷徼孔子之言則菽水幾不自安傳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當翼之為圃時所謂無可奈何者也唯其能安故至于甘甘者好之上而樂之下也非有德者詎能名此藏之世世箧衍麗句高辭軸而籤之與史爭从得於畦町耡耰而已夫賢何遠之有若余文之鄙何足以重翼之乎

楊公留題道卿上人棲真塔亭詩序

道卿上人生于福州年十二隨其舅至建昌即捨家事太平元新和尚年十七落髪為比丘氣韻蕭蕭若有顧而未修和尚發之曰汝欲得道離法已乎汝惡乎求之曰然請無求于書而持于心乃東行入松谿精舍視物如人視人如身不飾此以映彼不八中而十外波靡馳騁之務一不涉于其胸居三十有二年松谿之主死其徒謀所以嗣事者曰非道卿上人其誰堪于是逼之上

人避不肯聽其徒强之上人俛而思曰怨物之來拒事之交豈足以為道于是聽焉其為主領如其莫為而衆賴以安久而如初至于八十筋骨不勞神爽益清則歎寄而念無焉其徒請之上人曰而何怪我且孰有夢而不覺者哉乃相地于堂之西偏先為之屋而俟竈焉曰以此順化他日其徒相語以吾上人之經措若是可以勿命之乎德琳禪師之葬實占堂東故今議名于上人之兆所以别于禪師皆曰稱以棲真可哉自是稱之上

人曰棲乎哉且孰知其不又興真乎哉且孰知其終免于偽乎哉雖然免之不免又之不又舉非我懷我亦順陰陽而已矣如指聽臂而已矣是時光祿卿清江楊公聞而遺之以詩而一時才士多從而遺之松谿之人詑曰公賢貴人而賜文于此上人寧草草者是宜勒之金石以示無窮衆皆曰可即以上人之命來曰辭有以助楊公而致吾不沒者是在夫子惟遂有畀也其辭而不獲乃序而畀之是時熙寧七年四月初吉

相山新圖序

道散德不明然後學分九流辨方揆日相岡觀泉卜食之言立故墓宅之師專門其書之多與儒同而祖習之人或悟或迷亦與學於儒者同此歷古以來圖牒論撰之所以相望而出也古圖山形八其後演而廣之為三百六十今又廣之為千二百且每圖俱為之説者吳山人智伯之所撰也書既成分三篇篇分上下卷凡六命曰相山新圖始求余序以冠其端余聞之也道出而為

理理出而為數數出而為形色故有形有色皆可按而察知其祥咎始終之變天地山川同得于數者也是以無所逃于推步疇人之文雖然文不患不具而患乎意之不能通意不患不通而患乎識之不能忘苟至於忘矣則自一照千因母知子何書之足多何學之足名苟異乎此亦迷焉而已矣新圖之廣多矣而智伯以為崖略耳蓋形之所變名有所不勝盡而言之所至意有所不勝盡夫惟學者之才識有明暗之參差則魚兎筌蹄

其敢守越而待秦哉嗚呼迷以書悟以書余豈獨為新圖而太息也智伯建昌之南城人李泰伯嘗稱其能明所學者也求余序時熙寧九年之仲冬

十八路地勢圖序

罷侯置守以為天下積千四五百年易十有餘姓中間華夏且混且裂為三為二為十六為九其變故多矣郡縣之城治大槩略相循沿而其乗便隨時析併遷因廢復僑創不勝名號之紛錯也學者操禹貢春秋譜讀之

紙編屢敗然于後世之所變有不及悉也職方之史郎
計之吏據圖按牒各執其一時然于前世之本初有不
能詳也蓋知古而不知今其為儒也腐知今而不知古
其為儒也淺君子之于天下也何淺何腐與其腐也寧
淺逃淺必資于腐逃腐必資于淺是為兩得之術余求
世儒所出禹貢圖觀之家各不同則知其不能裁以後
世之所變然也顧一作是書欲見職方圖經而不可得
煕寧末年得所謂十八路圖畧者考之參以天禧九域

書則四封際接往往差舛蓋畫手之屢失也以書正圖而約以繪焉用防乎腐若夫有淺之患則吾不患久矣夫欲聚米者按之思過半矣

陳殿院集序

余為童兒時見文章有建安陳師道所製而患未甚曉少長則知愛之而恨不得其全書未幾已聞士論惜其早世于御史矣後師道之終二十年子師韓為南城丞余始從之求書得三十餘通皆雜萃存藁者為之次比

删正舛錯除舉場應擬外著四百五十六篇勒成十五卷以還曰嗚呼君子哉其質美而秀其志大而正其氣直而充故思慮之所繞辭語之所達無非聖賢經治根本而遠離羣小畛逕未嘗彷彿涉似也夫惟內之所得與外之所益流通傅會不溺不敝者其知之矣彼區區于雕繪以戾其心者何足以知之師道之為布衣有所存發間見于文至後入官悉能履蹈不忘平生之言借其壽愈高位愈大則其建立可勝天下之福哉師道深

于春秋盖與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仕望轉高故不倚經以名春秋索隱論五卷御史奏疏二卷皆别傳不列此集目師道之葬其友福唐陳述古既序銘之余故不書其行業而獨推見其志氣之所到于此夫學而不足以知師道則亦安能讀是十五卷而許余于序哉元豐六年冬至日豖斧前窻書

贈武陵翁詩序

武陵楚仙鄉龔姓望焉翁耆艾之總名也余論斯人野

逸平和而喜事欲其別于流俗之序字故緣望以稱之
昔余幼時聞翁以治折傷有名云嘉祐中縣尉羅彥輔
迎轉運使于撫界橋折馬驚墮彥輔肱髀骨破肉裂塌
然不能運動翁為治之旬日而愈其效類爾園南城境
乃至隣數百里折傷者必責愈於翁無不得其欲者翁
家道傍無田桑封殖獨種庭竹千竿資醫養十口泰定
不乏行旅過門踵相交翁遇之皆有理致無不得其歡
心者其接儒生最謹鄉之人莫及也余聞如此及余羈

游去故園則過之與語信焉視其屋壁既有題詩贈之者矣自是出歸每過之而壁詩歲加多且滿㴱寧八年余與友兄黃顯翁還自郡翁酌酒其前榼以醉相邀逡巡自道老夫無事於文墨而才子誤遺以好辭吾不知其益乎否也吾里人未嘗賞此皆以為不若蔬根稻糝之宜拾也吾不擬同之孰能為我說以解謝之乎黃兄舉醆以屬余余蓋許之而未暇于今七年矣黃兄不幸墓木已拱把而翁朱顏白髮康强如舊其求余說也滋

勤嗚呼豈其誠知文之工拙不繫窮達矣乎夫古之所
謂鄉之善士亦何流品之限題之以内外之分焉耳以
今考之倉廩愈實而禮節愈廢衣食愈足而榮辱愈昧
豈不識字者然哉若翁之所成不拒不要不厭所處之
境而希雲霄有所不至而不失其至未始為高而有在
於高謂之善事謂之喜事之豪其可矣乎必有知余言
者矣

王夢錫集序

維天生材維世長之長失其道則雖有俊茂偉明之質有不能自保其成者矣吾於周道既亡而見之夫所知所行壹迪先王之學而不誘于俗習者豪傑特起之士也而欲仕之心則天下之所同向非自信之篤自知之明則亦安能置巳于悠悠寂寞之鄉而處外鑠之光榮如塵滓之去來哉秦漢以還所為抗論說於周孔下風以克有傳於世者皆非有待于長養輔助而致之者也得之于心文之于言考之于前聞盡吾智力之能至而

已君師朋友於吾乎何有是故晁董公孫賈誼劉向之徒雖或不純乎聖人而後世諸儒腐爛區區終莫能望其程躅也誠使此諸人出于周孔之世其所成固可知又使之出于魏晉隋唐五季之間則又不論可知矣夫謂之木矣何莫任乎曲直根深本固而後幹偉枝强彼匠石之有無誰之職歟知乎此者萬萬也信乎此者萬或千之一也是古之人所以可貴而不多多也嗟乎其不多多盖有不幸存乎其間矣吾友王嚮字夢錫生數

歲而喜書少長則治進士業茁然衆駭其進而莫敢議其所止也既冠猶未得志于舉場夢錫益自刻厲覺其所治未足以居先王之學則欲盡其智力以圖之顧家日貧親日老轉轉不救則曰及吾無營養之患而後吾智力足以致也庶幾不負古人會熙寧天子將以經術作新士類而丞相長安公父子實始受命成之夢錫家遠方獨取所謂雜說字說者讀而思之推見其指乃觧詩孟子合四十萬言書既成而雱新說亦出夢錫又取

而讀之頓脚大笑曰果與吾書槩合于是人皆以夢錫為必能由此得禄以養其親而後卒其素所欲致者也而再試益不得志則又竭焉去之太學其行也諗余焉余曰聞道而知之行之我也貧富窮達彼也太學之異于吾山則余所不知夢錫徑去不顧至未幾主講者果悅而稱之浸浸乎聞矣俄而病死初曽子固為洪州余往候之從容訪余以後來俊秀余以夢錫為言其後子固歸省松楸而夢錫獻文子固語人曰建昌學士世不

之吾以望若人悲夫乃遽不幸夢錫歸葬之明年其兄
定拾餘藁數百紙以父命授余曰願得次比而表題之
余為之剟去擬試之作而存著其可者詩書序辨論緫
百七篇釐為五卷所謂四十萬言者悉不著也盖夢錫
之智力所欲為與所能為非五卷之謂而不幸不得致
盡以成焉其尤可悲也已夫繇後世之法以進則夢錫
雖及仕吾安能知其窮達徒使其懐如許美才困于有
餘之四十萬言而無得也存不足之五卷余獨能使夢

錫見知于世乎哉知之者知之盖將有焉叙以告其兄使藏之而待元豐七年中秋日

送鄧德夫序

子弟之樂有賢父兄盖為愚無能者言之彼賢而有才則自立烏乎待其誘掖而養成顔冉孟揚不聞其父兄最賢而襟蘊所就卓卓如此顧雖不露勲業然使之遭時發達則其凌厲超軼誰能抑之惟夫不靈之人德性無以自張故其涉世動須依頼莫教則不之學莫導則

不之行譬如南婦習乘無助之梯蹬挽韁則未知所據既能據而漸進莫善為之先後則無以騁而迅焉嗟乎以此議世之子弟賢有才者真見恩耳吾鄉鄧德夫二十而能文三十而登第有兄甚賢而從仕尤早與德夫居聚者蓋無幾而德夫為布衣學行著於鄉既仕政理聞於上此豈亦養成誘掖於父兄歟忽忽之徒或未嘗為德夫思此也德夫解令金谿用薦格當改京秩而先時詔舉學官公卿以德夫名聞既索文章在可中勢濵

顯矣而當是之時德夫之兄初為翰林舍人於朝光價籍甚人之不思者或以為德夫雖賢乃因其兄以顯余聞而歎焉曰嗚呼他人之兄貴且賢則已千萬其幸若德夫者誠不幸爾以德夫之所就使兄而未貴則其發達亦孰抑其超軼耶即德夫而不若人雖有貴兄欲蔭其炎炎何足道耶嗚呼德夫誠見恩爾德夫將如京師余戲為道此德夫笑曰人之於我也使果知我尚非吾意彼如莫之知也吾庸意之吾知修已而已矣於是某

下拜曰是所以為德夫哉時又為之叙云

送沈忠夫序

呂某曰甚矣政之有以敗俗而俗之有以敗才古之時稱齊魯文學天性而就今觀之則野陋椎獃類如醉者之睡驚此王介甫既嘗論之姑置勿述然吾於齊魯之外之士亦有歎焉蓋先王之治以義行道而以禮行義此非天降地湧也明之心推之天下而已矣然則學而稱禀先王豈應知禮義之猶難歟夫刑法律令皆按約

禮義而為之章程者於學士之通知益為易事而自上之人以辭賦課天下應令諸生遂視法書如幼童之見大楯長刀雖欲親之更患莫能嗟乎孰致爾哉人之才固各有所窮然而未有不周於所用也周於為辭賦而不周於知法律豈果人才之窮正亦荒凉於俗習耳他謂之何周秦以來二千有餘歲以抵今法益不容一日捨捨之且無以為天下而入官之士不比曉識禍之在世寧有熄期雖高明敏達之士事無不通然大過人之

人常少中下之人常多不宜以所少望所多則出政之君臣詎當不以是為憂日者朝廷之制選人三歲六試不在可者冷其資任以辱之夫谷座之意豈亦專以不明禮律待一世之士人盖以荒凉於俗習之才云爾而或者伏讀詔書必驚心而破膽謂得失之難慮嗟夫為士若此豈特不當吾君憂政之勤是又自甘於所敗者也雖冷以終身亦何足邺且夫吾之心固有以深明禮義則推吾才以致用於當時法之情文豈必難知借如

實未之學猶可按章程以求進其所至今奈何先守難知以待莫習乎甘於俗敗者非也沈兄忠夫司戶於吾軍余得與之游其為人沉静端方庶幾所謂明於禮義者其當代去而試法於有司也吾知其必不為冷任所辱於其行序吾所歎以送之

送王中舍序

王大夫飲酒百醆不亂及為南城絶不肯飲曰務繁而屢取醉此治之所以不辦也其為政以察民隱為主曰

不周知風俗情偽此治之所以不善也其追科必謹曰民喜儒緩而上官期會不容違違且抵罪謹之乃所以使其勿抵也其鞫獄念從輕曰教令無素而條章已嚴不將之以仁恕則無往而不傷其生也其嫉惡必嚴曰惡人在下則亂民在上則禍民也其佑善不厭曰知其可人而乍擾乍置此身之所以不誠也大夫之代去也邑之士送以文或謂呂某曰汝亦知大夫者乎曰大夫也余何故而不知之為衆誦之曰是則余之所知者也

送張户曹序

進士足以懷常才亦足以顯異才此言何謂也得非所治與所用戾歟經術也文辭也不兼優詩賦策論也不兼工況於知古今識理體者乎雖然今日鮮褐衣明日親吏事則雖有兼優且工之名皆無所用而不足倚為其未始治今日之用故也是故笑者之腹常為儒生而痛惟其明敏之人理與心會事與情悟觸而辯之撫而盡之不俟沉吟而萬縷畫析雖平昔與人同而一旦與

人異異以才識不在他也有見於是者今余得於張兄景倩景倩少時蓋常應舉京師屢試禮部優於趨時之文而已何曾與衆異習及其登第而從政則日勝時旬勝日月勝旬年勝月作椽而府史不敢期攝邑而衆盱憂其去夫豈素熟此哉資明敏而非素其學故能致用而顯其異才也余方論其才而并望則景倩者能之

送張君明序

儒之味莫善於强力莫惡於忍詬智者於不獲已則資

忍以濟其强其善在乎有所就不能强力而唯詬之忍
雖各有顧然無以取善於世矣余食於羇旅四年而後
識清河張君明其人所謂儒之强力者也其讀書如劉
伶之向酒尊倒愈數而愈悅其為文如鄂公之運槊麾
訶所壓無有堅鋭其言曰儒也其真而博大者猶不足
到況斐偽而細者乎吾欲得官則視時之所尚而酢之
收之以暇豫可矣不憂人能而我不能也居無幾何會
有司以口耳之伎進退天下士而盡棄心曉之學當此

之時余方斂臂顧罷而君明倡踊曰誦彼之説以點綴鋪舒而已此童子之事我何畏之且吾聞口耳之伎以衒哄為工今其以是見邀我將趨其叢聚以快吾手與聲計當直出其上吾趨決矣余於是而益推君明之強而自甘以不及也嗟余不佞於嵇康之疎嬾未嘗學之而自與之齊同異時開卷占對六經諸子命世之文猶然攬取其宗旨而遺其辭句今乃邀以一時之宂瑣其安能有就乎余不及君明遠矣或人聞而詬曰果哉其

以惰蓄窮者余曰然詬也乎吾受詬多矣故時漫出文章累累為不知者所詬今又用惰取詬焉唯不及君明焉往而逃詬吾之於世味終惡而已矣雖然亦味也敢書以送君

送何主簿序

忠厚之徳三五之君所以先乎民而稱盛者也當是之時人體而行不薄不欺彼我皆然不用是相高譬如豐年繼稔雖增京庾不自知富及世下漓則上之人挾詭

偽以莅衆唯恐不濟況其才不足以居上者哉自然者汩於使然雖有天真不喪者已如凶歲之一米矣有之者甚寡無之者甚衆有無之相形衆寡之相傾故博大真人著書而大笑回首至德之風繼之以太息自是執史筆者始計一米而詳焉大率百許年間見記者不過十數米而已其凶亦極矣夫使漢魏之君臣不作則丙吉第五倫顧雍之徒亦滯穗耳有何必記記何必詳唯其不得不記且詳此見者聞者所以欣欣稱幸余求忠

厚於世久矣而適見之昭武何慶孫余亦幸哉史之有國野也唯大達者寄之國不然皆野載之慶孫方以進士起家名譽甚隆其達之小大未可知故余雖幸猶遜以俟之使慶孫之位終不配其德則吾書能詳之力不愛也

送劉進士序

今日進士詭薄賤畢最為可耻不俟有道者而後知之嘗聞道者固能知之矣夫惟不自誠故詭不自厚故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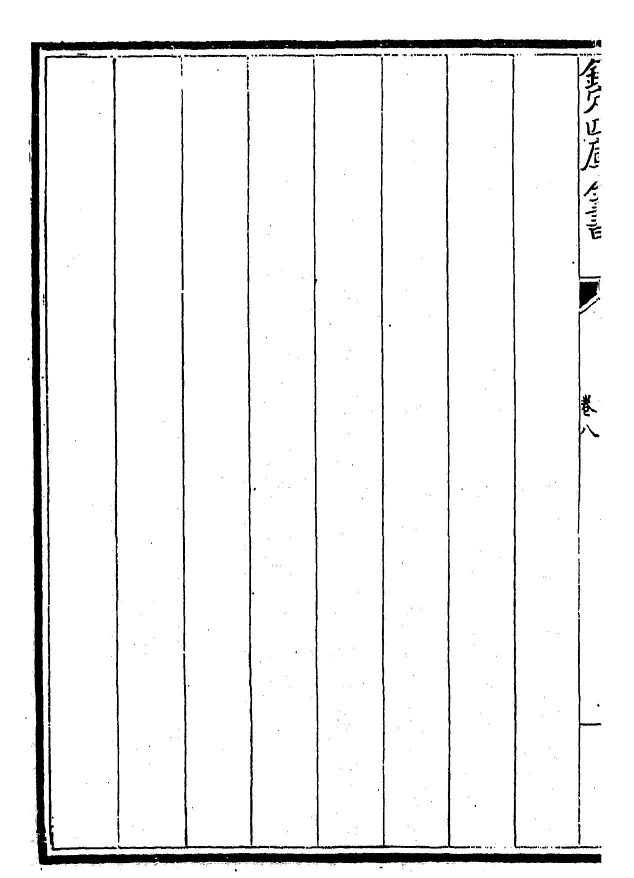
不自貴故賤不自高故卑雖云頽習因時然自失已甚
古之君子何嘗以不仕為義顧不至於亡耻以苟求焉
耳論者乃以為公卿顯人多以是始基故暫經胯下不
害其馴致功名是又不然舉世胯下而功名幾何人中
病而刺之凡亦苟於利達而已餓之人乞食則標以不
獲已此豈足以言義命然一伸手向人而不見酢又至
於再三皆漠然也悵吁而去之旁觀者曰是近於知耻
夫乞食至辱矣就中猶有知耻之人今餓不餓例乞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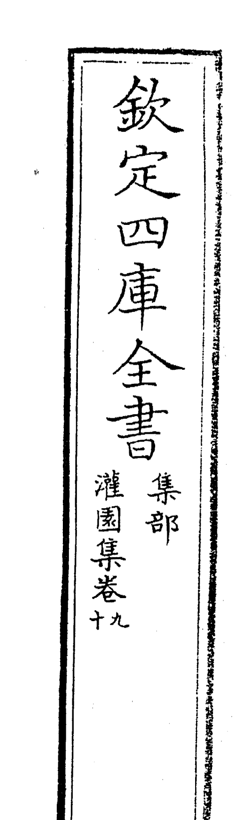
數不見酢而不去殆欲以盜竊活其身果有耻乎無也余從熈寧以來深於凍餒之憂亦隱忍於白襴以隨羣輩步武葢四往而三黜當其不在黜中也既自知為不足榮矣至於今者斂臂顧罷而自比悵吁之徒矣衆方與我以無能之名而我則以為受之可無嫌何者今之所謂無能者無亡耻苟求之能耳加余何嫌余之趣慕如此而劉君適以贈言取於余豈非誤哉謝之覬其悔也而不肯止故為之一説葢乞食非難能之事也其情

易知而可憐若盜則無可言者而其情非聖人不能知之今聽雞而入唯恐不先見星而出唯恐不後羣然商剽掠之可否邀記誦之分均上之人非必以真賢實才相處而人各妄意其爵禄此皆今進士之心迹而曾異於跖徒之所為否乎劉君且力為之此其實矣而不獲已乃其名也實易為而名難免余安知劉君果有遇於酢與無有哉姑亦願其能知可耻云爾古之人以其身為重於天下而今也為一切之温飽而跛跛於白襴之

間豈不可憐劉君行矣萬一遭有道者過而問焉則對

以腹空腹鳴足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灌園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黄維
謄録監生臣范重棨

灌園集卷九

宋 呂南公 撰

記

麻姑山僊都觀初建東嶽府君殿記

熙寧三年某懸建業歸明年夏五月訪僊都視觀東隅有屋正新問其有且新之自道士曰觀故有岱宗府君像而几莚無次遂掃鐘樓下以居前道正黄君太和為吾言吾山百靈正位而此神尚坐鐘樓下非禮容咸秩

之意我慮之以為恨則謀專起殿以遷之覆其槀中貲聚工取材既竭猶不給又持其說以率鄉邑之豪使各出力助是維屋之所以有新余聽而善之又明年正月太和以書来陳岱宗府君之有殿也經始前年之夏而畢役去年之秋凡材章覆填之直費盖五百千而丹青緑漆不與計殿之制以楹數之得十有六環殿而室者其楹又百六十有竒應為我記之以辭某曰然是固宜言嶽神者祀典之所謂尊視三公而衆神之莫得班者

也位在名山迺不以正謬將誰任善矣太和之能慮也盖天下之事所為乖序也常因乎小或加大而宜尊者反卑知其故者或力不得以正或雖力而不強是故理亂得以相形使夫任事而必此之知知而務正以力力又克強常如太和之於此殿則叔世何必有而太平何須頌聲哉吾於是而感焉太和有道術冲厚君子也賢於其流衆莫不敬之故能訖恨濟謀起今有於昔無遂正宜尊之位余雖愛文誼猶不可書来之三日丁酉記云

大仁院重建佛殿記

殿為屋名不見於古經以爾雅細碎猶不著而南華說劍乃著之蓋六國諸侯初變題號以異者為高至於秦窮而其稱遂著其究主以易乎內外朝之名劉漢始承惟視事之位則以題之乃世皆爛熟則宴私之地亦以題焉禮文之變其必弊如此象教立於中土帝公助其莊嚴故梵王以殿居而學老之徒攀玉京稱秩其奉與梵王同孔子死二千歲乃蒙王爵而有廟於天下廟有

殿此三人者生無百里之勢以臨衆民而死以能聖之德享齊大君周公復作必不發論凡為殿壓以鴟吻環以鉤盾其庭容其陛崇其位正以深其事重矣勢非君主德非孔老釋迦而輙居焉智雖不及周公論之可也夫天下之人知殿之名尊而不思所以居其尊是故輕於奉擁而不當公義自今而察苟有靈真之號於佛老下風而因其所奉之力足則皆居以殿而不疑此與夫宴私名殿何異至於房祠邑祀民壹以其正座為之殿

嗚呼作始有倫而令乎婦女古之人豈虛言哉是維世習之極獘而鄒魯搢紳以陽弗闢為宏者也而今則論焉豈勇於反之哉謹禮之變難俗之非緣事以寄乎情故論焉而不以鑿凡今三聖人所享唯梵王為莫盛何者孔子之廟郡國或以為學則謂之盛然其中皆一殿而已佛老之居謂之盛者其殿則二三之而精密壯麗又不可貲其如是孰能肩若夫鍾梵所建星分鱗布於井落山林其勢雖不在於盛而各不失於足蓋徒有院佛

有殿斯足矣事有然理有原此又余之論而不以譽者也江西之縣四十六而南城居縣之一南城之佛寺二百一十五而大仁居寺之一其地去縣七十里而遥其於井落山林蓋又居星鱗之一而長老言其起於唐太和中然則梵修舊矣光化三年行常禪師於此遷寂其真身塔在今院西偏鄉民禱雨之地懐赴如響故其為佛事也滋足熙寧元年院僧有暹請於衆言吾舍畢治惟佛殿宜新而未新於是里豪余致收者率力戸資之

或敦匠或獻材諸役具至是歲十月戊申新殿成諸像亦蜺塵力戸来落之相與慶讙凡計其貲雜五百千而羡論其資之優者指過有成黄守安徐守忠衆謂有暹必記於石以告而勤暹雅於余遂来懇乞蓋非文無以行於遠也使世道而每不變則此院之得名若暹之謀余過黄徐氏之力何必無繼且以余之不佞而文之不苟也何直歲月云乎論雖不以鑿世必有知余者矣有暹姓陳氏其為人静以莊其舉非輕於奉擁其乞宜於

莫之拒殿成後七年冬十一月記

華藏寺佛殿記代郭主簿作

由道而為言淡乎其無味則中士以下有不足以循之體道而立教則故常玩易之俗有時而不振輔教以制法則依違苟且之弊遂變而形見至於因天下之理迹而耀之以禍福之利害然後多欲之生民莫不悚動而從之帝公之貴富臣庶之賤卑惟聽其所煽惑而已萬一愆負容償而佚樂容致則冥冥之報顯顯之責非所

過而問焉也其怵動之心一至則割棄髮膚炮灼頂臂無所敢愛而況於身外之才力乎此釋氏之莊嚴所以益新而每大也崇仁為邑領治八鄉而郭中塔廟華嚴居其甲其佛殿之雄麗費財五十萬乃能成而發其氏具出之彼唯怵動之心一至焉耳某年月日始事某年月日落成凡其所以為之雄麗者莫不竭盡其方術嗚呼亦已勤矣夫為婦人女子不得出於盛古之際而同流俗於教法爛漫之後求所以善吾身於存沒初終既

無所取循矣方又斂以愽愽之發而其貲利蓄藏傾於一殿而無所靳也其心豈不可矜矣哉余為之書蓋所以矜之元豐元年六月日記

北池記

北禁盡閤對而周之其制如庭其霤下注鍾而為之池春動以来泓浸襄階憐其無物涵游訪於廛買四五魚鰌養之其中異時奴獻田之螺又選十數養焉日向久魚產童子十餘口蕭蕭相從浮頭漪上或驚之暫沒去

少頃復出噞喁以為愜比其長矣雖屢攪之猶不現余於是感乎人之幼壯也既七八月天不雨而霤絶漪痕稍落羣鼠輙夜下漉之麗泥而魚善奔潛鼠不能有所執唯螺鈍滯又無逃鄉鼠食其肉無子遺當是時鰌遁最深雖工於漉者猶不克覘其尾余悲螺之為物有殻自周而以不敏於運故見戕於鼠又憐魚雖奔潛而終不如鰌遁之深也憂其水大涸則并不免鼠禍呼僮掬而徙之他池因書感為北池記

韡韡齋記

錢塘盛襲明從其兄殿中丞僉判於建昌日與三弟講學於官舍一日署其齋為韡韡臨川吳文仲者仰而讀之悚焉誦司馬牛之言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誦已其容有蹙襲明使来語曰非子無以說吾署齋之意余故為之說盖名之不可以不應其實久矣草木之生皆有不孤之英葩而詩詠萼跗獨引棠棣者彼固有以昌其美於實也以天倫之璀璨夫豈苟以衆多為貴顧必俱

昌於德然後乃為可貴間嘗思之問學所以進德也龔明年二十汲汲然甚於趨利者其弟龔美力與之相亞探拭研礱不到不置不盡不饜何但外而已蓋已卲其中何但達而已蓋將大其功譬如縱宛駒逸夷路其勢發發人驚其進而莫知其所止也是維盛氏之所以昌而韡韡之所以美若夫世官餘祿朱藍合遝尤非所以恃者自文肅之興諸孫以不試仕者七八十身而龔明未嘗道也按此亦足以嘗其所慕矣視今天下庭闈之

所庇其兄先弟後者家不為少然不短於才則闕於行不自禍其身則召累宗門此其與詩人所歌終鮮何異若犬羊雞鶩其同氣非不總總亦其無以離於物雖多何預比數且龔明之意豈能為不預比數者謀之請以吾言謝吳君龔明曰然謹用以為記

得軒記

余已記韡韡齋龔明又以來言吾之於道也求之內而已內者固道之所集於我集斯備矣而猶將之以求蓋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聖人之事聖非吾所宜居則得與求因其安可廢雖然至於忘然後得非所知也而況於求乎哉五常百行所以足乎己者也而性存焉非外取庸何求軒裳轂冕豐功大業所以利乎人者也而命存焉非内必庸何求然則吾之所以無待者其可知也古之人不以一室之明而忽天下之光也使吾徑出於忘猶不果以求諱吾齋之陰截壁而檻焉同吾三季於其間論義游文以俟其求故題之曰得軒得者為未得

者懸擬之也使其各得而之忌夫然後可慶吾韡韡未慶子姑為我書南公遂書之如前

老懶軒記

年中半於七十衰非暮疾非痼世不以為老求心循理畏衆人之所畏世不以為懶而我則以之自許焉唯其處順而委蛇故也聞古之至人與世浮游於物不迕謂我馬則馬謂我牛則牛環乎其莫之擇也故能免患而自得若夫睢盱矯揭甘譽而苦毀則亦焉往而不韄其

所寄哉昔余飢寒力不足以活身則倣諸生為進士以幸於未殍及既為之則識字過多序言過奇思義過微超遥不戒遂違羣衆而登列莊韓柳之域蓋已嘗懐蛇足之疑矣方是時也論者固以為善於古文章而不善於今辭賦非所以適一時之用余聞之不已嘗疑而致悔也又加數年更事歷變憂傷熟爛齒壯而氣鬱矣慮煩而善忘矣天下乃始以記誦補拆相高倚文信安昌之牆效顰受唾以相軋也余雖欲從之而智力踈矣於

是彷徉斂臂斬為無用而已夢想田廬以規圖飽煖耽玩文史以致其癖嗜而人亦次第不以飛騰相期也蕭蕭乎潛移而嘿運猶懼有未許我者也揣摩人情願以老懶自蓋有過而問焉則崖畧以示之果轉語以譁莫之信也或私於吾僮曰而公視昏而嚼廢乎曰未也尚日書細字啖牛皮以食酒然則乖慵放肆寞無所省乎曰否工騙販出九年披翻紙冊吟寫咿嗚未之止也然則奈何老懶之云乎益轉語以譁余聞之而頷曰會當

有明之者矣俄有人焉為衆釋之曰彼其令之不善於記誦補拆也猶昔之不善於辭賦也有不善之實而名隨之雖欲不居其安可得夫百果諸蔬毛血之類均以養人然過久不取則堅頑秃敗而不美實始見棄且廟堂宵旰羅網羣才亦主於養人云爾不適於一人之用則委而不取猶果蔬毛血之以老棄也謂之老宜矣雖然其有以也或出於莫之為也可以為而莫之為謂之懶宜矣余聞之而大快如世之獲官榮利澤者也曰善

乎許我於無用矣醮筆以題偃仰之軒謂之老懶所以順而自蓋也嗟乎德不及至人而時之委棄甚於馬牛余之優幸大矣異夫時之不召而自往未信而求試者聽雞裹飯待曉棘籬之外變色而爭進脆索饜捜以即脾俎之後輟食忘飲流汗被踵顧晷影以促促然驚憂愁五内以覬覦也老懶者其知免矣夫必不以余為軏已且譁而論之矣記於軒壁以述優幸

虛齋記

萬億及秭之廩積不自知其容而儲釽石者見之色動千門萬戶之宫室不自知其庇而老蓽圭者聞之心醉君子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故無遠邇無小大雖甚惷庸猶知敬愛而推服天下所必者才也才有以應萬事之變而所知有不至焉則天下所必不獨才又常在乎智也智足以知才足以行而德未至乎忘則雖才智既異於衆人其究猶慚於逆旅是故古人之論誠賢必以俊而能厚為無以尚之盖長民者俊有餘而不足於厚矜

張脫畧之俗繇此而漸成其敝豈一躬之薄而已臨邛李侯之為南城撫事旬日而清俊明敏之聲流於四境幽村僻落夫婦之愚連合之憸心游語怳然若令在側莫敢欺莫敢違彌年之争直於須臾一介之善坐享安集其為政治底此則才智之具可知矣人盖知敬愛李侯而不知李侯之自忘其美也居無幾何獄訟蕭踈朱墨閒暇便坐之北始葺室以宴休而題其牓曰虛齋有請其意者李侯曰吾惟虛凉而領劇邑懼所未至故俛

仰於此以致吾思若莊之生白咸之受人皆非吾敢也於是邑之人聳視偃聽莫不推服李侯之厚真盛德之若不足者也夫自先王之澤亡儒者以彩飾相師其所論治已與治人熟其言焉耳亦何嘗有人見哉李侯文史縱横倫輩莫敢望其屈於一邑為南城之幸會天其或者畀此邑之見見聞聞使一由於勿薄已乎讀書以俟之異之時士若民克知矜張脫畧之為可耻夫然見李侯之於此邑心化之矣元豐四年五月一日記

妙靈觀興造記

宋興五十年天下富康上方虛懷瑞應展儀脽泰而黃老教術在所嚴崇祠館之建彩飾相望有復有增如昭出寘如株斯禁彰明秀衍海内傾注徒患無志不患無地徒患非地不患無財官聽民悦僕踊集就細大具作有見則立於是時也勞坊為觀籍在而屋亡齋壇剥裂榛莽焉耳道士凌宗旦實經營之觀泉陟岡圖位像設蓋卜築三徙而後得今所據其昌漸矣備而未大也肇

自祥符甲寅至於嘉祐已亥而宗旦下世又二十年元豐之戊午而其嗣孫黄世南始新而大之為寢室為法堂明年為三清北極二殿又為東廂又明年為西廂又明年為三門外門又明年為鐘樓而屋之壯麗無一不備可謂大矣屋以楹計為二百五十錢以萬計為九十三其役勤矣而唯三清殿費出於蕭績餘皆世南以相墓宅取貲於人而致之初宗旦之師魏元吉者江南樞密岑之諸姝岑死元吉棄官奉道能詞章居南豐之真

元觀童聖時被名入玉清昭應宫焚修久之以母老求
歸而時相許之葢嘗有志於勞坊而力不足及歸老矣
宗旦為成之宗旦者虔州興國人有游藝善為人其得
世南而教之盡其方曰是孫可倚以大吾教者也果如
其責云嗚呼有時如祥符有志如魏淩乃積歲如許而
未及於成比及世南則閱五歲而始成焉夫亦數之存
乎安得智者而與之言哉勞坊昔額也治平中改賜妙
靈觀舊無田以食故弟於祥符以前及改賜額而郡守

吴絳將以寄房法廢之世南訟於轉運使得復存及新屋也貲有餘則又買荒田為之地而居養之計足矣始過余述其勤曰願記於石有告於後也使之知繼余以謂繼非口舌之能致也俟其人可矣詩書所陳興王之祖宗憂勞懇刻一言動不敢適已凡以有繼為榮爾而果毎榮乎其枯固已屢矣何況一觀然則今日之記妙靈當如後世何無記可也若夫枯久而落落而已不勝其殘毀絶沒然後有知榮之為美而作於中興則今日

之記妙靈庶幾有想聞而感激者歟記之亦可也繼予繼予名籍之云乎繼必若世南則吾為之言無愧矣五年壬戌秋九月記

茅將軍廟記

將軍之名不書於史氏而威靈福澤有以動人豈其知將軍者不悟於可神之始而直悚於已神之後歟初熙寧庚戌年余過江寧借圖經讀之見溧陽縣東有茅將軍廟云將軍俗或呼司徒其鮮引稽神錄所載浙西僧

德林說常至舒州遇男夫獨薙草於荒郊者德林問欲何為男夫言家在桐城前自縣趨州至此疾足不能進倒卧草間日暮四顧不及人煙唯聞豺虎嘷跑於時分謂必死俄有部從如大將過焉顧見吾卧為下馬停徊又指麾留二卒曰善護此民清旦送之其家無恙語訖上馬忽不見男夫病稍輕便强起問二卒汝主何人二卒曰是茅將軍者也將軍常夜出獵虎哀汝或傷故使守汝問未既而東方日上二卒亦忽不見自是能步徑

歸吾縣今疾無恙矣吾德將軍故從所見之地為廟以

報之德林住舒十年比還浙西處處作茅將軍廟稽神

錄出於南唐之末然則民知將軍之為神正起於此耳

建昌有廟在郡西城之外衢之曲舊無石記不知建立

何時而民之欽畏歸頼皆曰茅司徒我朝之福帥廟屋

老矣而未治近廟居者太丘陳愈為神謀之神亦見夢

於愈愈告衆曰將軍庇吾人者葢其所以為神自其聰

明正直愛人而已今廟向壞無以新而報之其過在誰

乎吾儒者固將仕而以愛人為務事宜與神不異我不悅夫庇吾人者之無奉也為率邑之巨家共出貲而大新其廟起殿起廡起門及解牲之廚客神之位粉飾塗覆畢善廟成於熙寧五年孟冬某甲子凡廟之屋以間而計之蓋十有九明年愈為余誦興造之勤余憶江寧所讀而示焉愈曰為我書并吾新廟之時歲我能勒之石以謝衆於是從之六年秋九月癸亥記

黃蘗祈雨記

天下之方術有見者能為唯謹者能傳克誠者能用自道而觀世則消息盈虛若非力之所容致自世而觀道則凡相靡相張相資相亡相終相始必有以寓乎常而適其變者此博達之家所以坐覽羣學而捐情於棄絶也先王之盛時其奉天地順陰陽於何弗至而於祈禳禱請有官有文委曲備具是惟為國之訓後世教治政令有不明有不行積久而遺初游波而昧源為士者且不知領畧豈論於蠢蠢之民哉方術之多滿世其何怪

且彼為之其有以矣愛人利物以本其志尊天敬神以行其言智不必能通天地而人皆準倣而揄揚之矣夫以閉南縱北縈絲搏土而救歲旱孜之經嘗著乎而用每得志則其傳之莫禦也固宜比及下流徙市禁屠歌呼奔走以至焚暴無所不至而固令不沮豈亦為其有以歟為譬則耕傳譬則時用譬則力道譬則穀穀無不可養人者耕之方不必同而事同有耕有不耕而時同耕且時矣而心不專志不致則亦鹵莽焉而已矣今世

之論或鄙方術如棄絶之晚即或用之而不能誠是皆未足以言至理葢古之所謂克誠豈草草之云固有以尊其徳性矣不然匹夫媪孺叩顙而囁嚅亦可以蒙君子之感格矣熙寧天子在宥十載以海内登稔故易紀號為元豐而郡縣溥率山川之神所主異數風土之沴參差或見猶之十尺華壇非不温密而一毛不得理不無之三年時南城夏不雨彌三月縣令為之盡室不茹葷夙宵出拜土龍舞巫如市而夜漢愈明徹當是時人

以為雨果不可禱四年五年皆然六年時臨邛李侯為令政事畢舉是夏閏六月復旱閱兩旬為七月朔旦李侯率其佐禱於仙都至則問道士亦有方術乎對曰教有黃籙道場是可以致而無信奉者故未嘗用李侯懇然趨為之香煙始升晴昊忽黴曀有頃四山雲合雷作雨大至國野以達四境皆言霑足於是人知李侯之誠有以克而方術之足用雨非不可禱也李侯為余言識戒執作戒僞未克乎戒不足以言學苟為克之焉往而

不善皆知道無所不在而方術之擇皆知方術之可存而黄籙之忽其末之思乎為我記之以告能用者以慰能傳者亦將有博達者雍容而評裁乎其知之乎余辭不獲遂以記

普安院佛殿記

廢興有時乎吾不敢知而理存焉行為在人乎吾不敢知而義見焉知其可而進之能盡其力與心以不墮於悖夫然故事得而道順順斯行行斯立矣戞戞之誠自

我茫茫之數自彼來之至而不忌於圖前惟其分之循耳及其至也若非所以馴而致之者有矣謂豐年不可必而怠於耕非聞義者也謂不匱出於勤而預多其廩庾非信理者也未嘗怠未嘗預多而作緒其宜獨安知所謂天同而神相者果虛言哉余少之時從閭里輩行往來鯉潭間入龍安院問高寨之名於父老能言者葢鮮或曰犁鋤之壠畝時時得繡鏃蝕兵則知其嘗為戰地矣其勢隱坌顯亢如卧虎如伏黿四陲所壓皆以俯

瞰如登樓而察市信夫其為必争之利也喬木蒼煙蘿蔓蔽虧鐘磬不鳴或不知僧居之在其上於是時老屋數十楹僧三四人童子八九人晨夕曠適衣食僅給而事佛未甞有殿人不堪其嗟而僧未如之何也又數年余得唐書吴録讀之按知僖昭之代所在盜據而黎汾危全諷之徒相持於此鄉高寨之名蓋起諸此時不見其為院之因其亦兵荒之後無可考歟治平時詔易寺名而龍安實為普安熈寧之季院之尊宿相繼遷寂今

仔扶師獨主梵唄年少刻苦以戒律為己任民之佛事待師而足於是院有昌新之勢矣元豐六年七月己巳院南居人姜君惟積初為之建殿凡土木丹青石甓所集費錢四十萬其規制之雄工巧之妙皆絶常手殿之成香像亦從而具矣是歲十月辛酉又為之起僧堂起外門其財用不在四十萬中普安為院壯麗垂全矣一溪之陽大路之衝平沙廣野榛莽不隔巨刹凌空簷翼玲瓏金輝碧彩爍衍於林端木杪不俟標牓而行子知

其為如来之勝宅矣江君純厚人也余甞從之問力田生財其語條達而不紊有見於體勤穀分者也其配黄氏能同其志於為佛事讙喜讚歎如恐不得為之其於普安尤懋焉夫武成之主不作而儒者言動足以導民長善者幾希若今之俗棄擲仕學而襲蹈圜廬其欲遠離凶德舍事佛其奚所歸乎江君是已傳曰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固其所也人有一錢之屨數節之杖曳而阜之必擇地而置焉孰與多事之際

物輕於錢不啻鴻毛之比大旱而夫婦傾心捐四五十萬於佛僧不之彼而之此亦偶然歟其有在矣普安乎昔之血刃披猖孰知後日之香火梵修之道場乎昔之寘滅亡無孰知今日之輪奐渠渠謂之天歟則吾不敢知謂姜君之為善仔扶師之持教各能盡其心力以相遭於此時使普安為院勃焉興且盛是豈特人謀之至殆亦理之會歟理即數數即天天即義義即理吾不敢知者以立乎人吾終及之者以進乎天以勉夫憂憂而或

疑於茫茫者故書殿成之明年嵗乙丑十二月甲申灌園吕某記

真如禪院十方住持新記

聚人徒駕師說其為奉養勸相固有法度立乎其間舉之存乎人謹之繫乎官孔王之庠校佛老之寺觀所以弟廢興盛未有不繇此者盖善衆以道明道以教振教以法法者事之成始成終小之不持大之安放維佛事滿天下而戒律之席為多禪定名門居其百二而已禪

定之師鈌則官謀之戒律之席則如不聞吾求其説矣非以戒律精苦不俟飭勉而禪定汎衆宜有所齊乎是爲政者未之思爾夫精苦行之至難也人人能之則無所用乎師資矣然則相與易而勿治是縱蠹蝜者假衣飾以醉飽膏腴匿形鐘梵以遂其私焉耳始制失之矣方来則不圖所以裁而草之其為不思孰若無政之愈民之鼓舞於佛視其所至刻食減衣自一而百至於千萬億足以供四海之僧而况於占莫限之美田誦書拜

像自惷不慧至於僅有形氣莫不仰東漸之聲而况於值見性之達人維澤有水浚則為淵導則為川吹則為瀾而水未云自表也有天下者奉佛惟恐不足而百官有司不謹於為其徒擇師長致名實過亦甚矣余行人閒覽觀大山長谷奇勝之地必在佛老所家其以禪命院有舊而師一非其人官適不之察則鐘梵餘閒坐為盜冦屠博之林豈論夫草草勿問之聚乎哉真如院故曰地藏西距南城縣六十里在應寶山之陰長嶺之阯

天成三年閩僧恵通於此結庵能以精苦動人故歸嚮者日加居老矣得文敢者繼之盖自通初舍至於乾德甲子積三十七年而敢始建堂殿佛事以盛有田七百畝畝二穫鍾一而羸其山林場圃池蘌之利又從而具其為奉養裕矣惟戒律無德嗣故裕乃所以資其為僊夫中下易流而勸相莫尸則亦何惡之不長何心之或迴爛漫無稽果至於屋破田荒舉債以度晨夕其敝可謂極矣元豐六年臨邛李公在令位聽採所及為之太

息曰是亦吾民也呼其主者詰而誚之凡院之所有嘗見侵者使之還嘗致罔者使之止無稽之游黨使之絕又告於上命以十方住持擇其師得今長老守訥而付之禪席曰其爾克舉師唯唯後三年遣其門人介來來請文以記其事初師寄廬阜與大知識惠顒游相好元豐五年建昌太守命顒以太平興國而師與俱行故李公之擇真如近得之餘未識師也其請文則顒為之先夫虛心正意明不二以待羣迷倡宗風而全獨有師其

有以祿之是之謂舉使是院之興終亦茀而不廢繫乎能得其人則必有令如李公密擇清平在法有嚴在敎有明夫然故十方之名實無貿是之謂謹若今執筆志敘則又余職也其何避之於是應其請而記焉是時元豐八年八月戊辰灌園呂某記

龍母墓記 在南豐縣八十里

熙寧間農夫游賦妻劉浴於溪遇黃犬廹之有娠產兩鮎魚以大缸貯之須臾雷電晦冥魚失所在後三日劉

死瘞於溪東磯阜之上數日雨溪大漲衆見兩魚循繞
墓所疑以爲龍也